春秋家說

春秋家說敘

先徵君武夷府君早受春秋於西陽楊氏進業於安成劉氏劉氏畢業而疑疑帖經之術已疏守傳之迷未質也已乃研心曠日歷年有得惜無傳人夫之夙賦鈍怠欲請而不敢歲在丙戌大運傾覆府君於時春秋七十有七悲天憫道誓將謝世乃呼夫之而命之曰詳者略之開也明者晦之迹也雖然綦詳而得略綦明而得晦不勘矣三傳之折衷得文定而明河南之舉要得文定而詳習其讀者之所知也經之緯之窮於幅日之月之翳於陰習其讀者之未知也小子其足以知之乎夫之蹴然而對曰敢問何謂

也曰文定之於春秋也錯綜已深所謂經緯也昭回不隱所謂日月也雖然有激者焉有疑者焉激於其所感疑於當時之所險阻方其激不知其無激者之略也方其疑不知厚疑之以得嫌也夫之請曰何謂激曰王介甫廢春秋立新說其言曰天戒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文定激爲數災異指事應祇向歆尙變復孔子曰畏天命非此之謂也畏刑罰而忠者臣之道薄畏避責而孝者子之誼衰若此者激而得滯滯而得略天人之徵不詳矣憾憤辨之心以治經而略者不一一也夫之進請曰何謂疑曰宋之南渡金挾餘毒逼稱臣妾韓岳劉張擁兵强盛建炎臣主外憂天

禍之覆車內患陳橋之反爾外憂者正論也內患者邪說也文定立廷論道引經比義既欲外亢仲首尉之尊復欲內防削指臂之勢外亢抑疑於內借內防又疑於外疎心兩疑說兩存邪正參焉其後潛菴南軒師其正斥王倫之奸秦張万俟師其邪附武穆之死而一出於文定之門效可覩矣春秋貴夏必先趙武尊王投權桓文其義一也以趙普猜制之術說春秋經世之略惡乎其不晦哉或明之或晦之而得失相雜不一而足矣夫之受命怵惕發蒙執經而進敘問其所未知府君更端博說洎其已淺疏其過深折其同三傳之未廣詰其異三傳之未安始於元年統

天之非終於獲麟瑞應之誕明以詳者不復伸略以晦者非有詘也幾於備矣越歲不辰歲在丁亥黃地既裂昊天復傾不弔毒酷府君永逝迄今二十有二載夫之行年五十悼手口之澤空存念菌蟪之生無幾恐將佚墜敬加詮次稍有引伸尙多疎忘豈曰嗣先聊傳童稚云爾

著雍涒灘之歲相月壬子望不肖男微仕郎夫之謹述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春秋類存目

春秋家說三卷　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錄是書前有自序稱大義受於其父故以家說爲名其攻駁胡傳之失往往中理而亦好爲高論不顧其安其弊乃與胡傳等如文姜之與於弒夫之謂不討則不免於忘父討之則不免於殺母爲非公者惟有一死而別立桓公之庶子可以申文姜之誅不知子固無殺母之理即桓之庶子亦豈有殺嫡母之理視生母爲母而視嫡母爲非母此末俗至薄之見可引以斷經義乎閔公之弒夫之謂當歸獄於慶父不當歸獄於哀姜哀姜以母戕子與文姜不同

不得以人爵壓天倫此亦牽於俗情以常人立論不知作亂於國家即為得罪於宗廟唐武后以母廢中宗天下譁然而思討君子不以為非彼獨非母子乎首止之會定王世子所以消亂端於未萌世子非不當立則不得謂之謀位諸侯非奉所不當奉則不得謂之要挾夫之必責以伯夷叔齊之事則張良之羽翼太子帝何以君子不罪之乎如此之類皆以私情害大義其出亦多詞勝於意全如論體非說經之正軌至於桓公元年端而論及人君改元妄建年號之類連篇累牘橫生支於春秋更無關矣

春秋家說目錄

衡陽王夫之譔

隱公

春秋有大義有微言義也者以治事也言也者以顯義也非事無義非義無顯斯以文成數萬而無餘辭若夫言可立義而義非事有則以意生言而附之以事强天下以傳心心亦終不可得而傳焉說春秋者之所附也春秋之書元年非有義也事不足以載義義亦不得而强附之凡數之立以目言之則二繼一以序言之則二繼初目以相並而彼此列序以相承而先後貫其理別矣故易言初言二

以達于上春秋書元書二以訖于終乾始不可以言九一
春秋不可言一年也乃爲之言曰元仁道乾之資始坤之
資生者也夫乾之資始坤之資生仁也惟仁以始惟仁以
終故曰乃統天統天者統天之所有進而六位時成一元
矣淩令天之以元始以亨利中以貞終則始無貞而終無
元俯仰以觀天地之化曾是各有畛而不相貫乎故夫人
君之以仁體元也自踐阼之初迄顧命之頃無異致也初
年而元將二年而不元矣其將取法于亨乎而體仁長成
人之德豈一年而竟乎志學之事在謹于始凝道之功必
愼于終故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天以仁覆地以仁載

歷終如始而大始者不匱故春夏生而亦有其殺秋冬肅
而固有其生有序成無特用也僅然以始居仁而莫統其
後則亨者倚于文利者倚于惠貞者倚于諒矣嗚呼為此
說者之彊言立義而彊義附事夫君子不如其已之也
無一時之安不足以陷愚人無大義之託不足以成忍人
是以君子惡佞恐其亂義也因時而適宜舍小以成大皆
義說也陷愚公于愚者必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成鄭莊
之忍者必曰禍在宗社兄弟爲小持之一日協之衆口而
謂不然者鮮矣微子非不諗紂之足以亡而去之若驁亦
以人臣無將耳舜不以忍試之象顧封之而且以弭其姦

故義者先揆于己次揆于物不以己徇物則制物之義繇己立矣故曰義內也非襲取而可無餒也義在內故外無權以心生義以義從心佞者之義說乃閔默而不敢試于前魯鄭之君怵于利深矣懸是語此利賊義佞乃乘之而大禍起可但已哉

子之于父母天也可自致者無不致而有其不能致者不得以求己之道求親也故事父母以諫而有所不諫翼貽君之于叔齊帝乙之于紂魯惠公之于軌屈道以徇愛宗臣之所必選廷臣之所必爭天下後世之所必摘而伯夷微子之與隱公道不得而與夫以親之有大懸而已不得

與其存也不諫其沒也不違則人子固有所忌而不敢致
者矣身在故也身固輕于親則抑身以從親事親立身皆
身事也則誠身以順親故曰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
之聞也穀梁子欲隱公之捐其位以爲正親之道失其所
事親之身而道圮久矣孝子之立身親之得失且姑置之
而況其他乎
隱公無可立之義則可以攝隱公固有可立之義則不得
復爲攝矣不得爲攝故隱公之立爲爭國春秋必絀其亂
不得爲攝則桓公之立爲弑君故春秋必目其賊周公無
嗣周之義是以攝而不嫌微子有元子之尊是以去而不

惟別嫌明微而後義喻于心

夫婦之道從以爲順別以爲正從而不弛其別別而不悖其從最正而行順矣從者天也夫以合爲德使人殊于艸木之無情也別者人也人以辨爲紀人之殊于鳥獸之非性者也生而從者婦之順生而別者夫之正逮其没矣孝子慈孫爲合而從之以敦親也合而從之必辨而別之以致尊也不辨無別一之相從則是爲其生之相合也以情而徇之而性斁矣夫孝子慈孫以道尊親而豈其然哉故曰合葬非古也古之爲墓者丈夫從于丈夫之黨以其昭穆而祔于王父婦人從于婦人之黨以其昭穆而祔于王

姑崇別者使之居正以終所謂以道事親而尊之者至矣母之喪服朞于父父在則不得伸其尊其葬合矣則將幷夷之而無所朞邪抑使之相就而故朞之邪無使相就而故替之斯以義制禮而尊其母者可伸故喪有異服而葬無異制別則得以伸恩也且大祔廟之禮祔于王姑而非同寢厚其別也至矣別之既厚乃可合之以致親故有事則告配而合食合食者親之也告配而後合則以示夫合之者子孫之義而非先人之志欲尊親之義並行不悖矣夫祭者以享神也葬者以藏形也神舉性形開情性率道而尤不苟從情統欲而且使無別是為導謏之子孫不能

以性事親而愛以姑息也故曰合葬非古也古道替禮意逕私欲横行天理不復乃有如宋人之制皇后先薨則暫葬以俟山陵之合此夫以婉戀之情處其君親不孝之尤而說春秋者且以爲古張氏治邪說殄行曾亦甚矣殯非殯葬非葬乖死者歸藏之期而戀擬生者之旦夕同處何不仁也君子以性治情則情順而性正視其親猶己也視其親之亡猶存也則何事此婉戀者爲哉隱夫人子氏薨而不書葬者恐禮之不逮焉爾隱公之爲君大夫卒而不視小斂夫人薨而替其葬春秋以爲已薄著其事而義自見也穀梁謂夫人之義從君者也夫生從君而死從王姑禮

則而義殊矣一而無辨此惡知禮意哉

義之制在心如利斧之析可否破而無有縈洄其閒者也故以讓制者遂避于受泰伯虞仲是已以攝制者不疑而讓舜周公是已惡有持君父之國家中立于辭受退不避其榮進不任其重縈洄兩端以交喪者哉隱公之可有國與其不可有國一惟制之審耳其不可有卽其可有而欲不有則如泰伯虞仲離之千里而與廢之故不再與聞可矣如其可有則固有之居大位守大器握大魁流放竄殛惟所施定宗禮翦商奄誅二叔唯所用義不得復聽之他人矣今所不避者榮也所不任者重也公子豫不告而伐

衛行矣公子翬因請而伐鄭行矣先期而伐宋從之矣乃若曰吾攝也弗執焉以自任可也以君父之國家倒權而授之臣下而魯公室之不有威福自此而始黨徒喪其身之足以償責乎嗟乎于肅慼之不免于禍天也人已盡矣持大制而行乎不中止之塗荏苒逡巡禍固不可避而咎隨之矣易曰過涉滅頂凶无咎君子之免于咎也滅頂之不恤而況其他乎

衛人殺州吁于濮大詞也大衛人之殺而天下固不能難也當時之蠹法者莫甚于弒君之賊與于會則不復討大國之不能討而國人固不敢討矣宋魯陳蔡儼然以友邦

之釁州吁厚樹之兵而張威于外乃衛人之殺之如避逸豚如逐失穴之應而無難也故奉大義以行所得爲習俗不能違强援不能爭已成之勢不能挈春秋大衛人之殺州吁而天下無不可爲之義矣

庚寅我入邴幸詞也辛未取郜辛巳取防重幸詞也人歸之則必入之而猶矜言庚寅我入之幸此日之遂得有夫邴故曰幸詞與人伐國已獨得地辛未有所取焉幸已有所取焉故曰重幸詞也非春秋之幸之也魯之幸也魯幸之而爲之幸詞所以達小人微幸之情也王充曰君子有不幸而無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幸之所成必不徒然非

我所必得而一日得之得之不已而他日又得之豈人之愚而己之獨幸哉魯之為利取也成乎鄭之亢周也成乎齊之圖伯也鄭有淩蔑君父之惡而魯分其惡齊得鄭以成其勢而魯因成之終春秋之世魯以懿親元侯驅役于齊晉楚吳而不能自振以彌縫王室自此始矣幸之所成咎之所啓可弗畏哉長孫無忌以寶賂而族滅于武氏李德裕以美官而見制于宗閔要終而言之小人之幸又奚足以為幸

魯沒于利惟鄭指而趨合于齊愚矣乃鄭何為者以利貿魯而為齊驅也故魯愚而鄭不獨智夫愚者恆自智也魯

曰合于齊非吾病也而二得邑是卒獲也魯智則愚鄭矣鄭鄭智其出魯下乎乃鄭抑曰助非我利也既授之魯人之矣其能終利我許田乎若郜防者他人之失他人之得而徒為吾貿也且魯既收之于郜防則不得復收之許是以二邑易一國也故齊以許讓魯而魯不敢有迫于兼許而鄭之自智也效矣故之三國者惟齊為若不智取之未則魯有之矣取之許則鄭有之矣孰知齊之不捷于自智者其智狡乎以齊之智行之以義其可王也雖然齊之取償于二國者又在紀也魯欲合鄭救紀而不能齊制之矣故之三國者狎相沒于利而得之益緩利之益大據之益

歿故曰小人喻于利惟齊獨爾

桓公

有質以生文有文以立質質者人事之資也質生文者後質而生既有資矣則文居可損可益之間猶無益也文立質者即以其文爲質而以爲人事資于此而廢文是廢質而事不立矣古之帝王于質文之間有益焉有損焉者從質之文也有益焉則不可損焉者因文之質也漢建元之建年號是已古者編年而無號非欲損之未益而已矣未益則文既不生質亦不立質之未立事亦無資故有待于益無可必損抑者執古之未益以爲必損不亦過乎古者

封建以公天下天子諸侯各編年而不一其繁則不得繇號以裂天之歲月然而天子爲天下王夾其其編年無殊于諸侯其猶未之備邪夫年以紀時時以綴事事以立程編而建之號豈徒文哉黜陟之所課出納之所要要質之剌功罪之所積刑名之所折覆按之所稽皆繫此矣以日爲程則今之朔亂于去月之初以月爲程則今之正亂于往歲之正朔窮于三十甲子窮于六十月窮于十二故以年冠月以月冠日而後記差可久行差可遠然其以年編也以甲子紀則亦窮于六十以君之初終紀而久者五六十年下逮十年或四三年抑或踰年而易則今茲之元

抑亂于先君之元姦者伏姦訟者積訟即莫之姦訟而心目之眩亦府史之不給也故編年以資用莫如建號之宜簡而文也不知者以爲文知其得失者以爲質也號建而前之千歲後之千歲月日之所繫事之所起止源流之所因革若髮就櫛一彼一此不紛矣若珠就貫一上一下相承矣乃爲之憂曰歷世無窮而美名有盡信美名之有盡也不審而同于往代其以視諸數十年開元年皆至而無可別白者不猶愈乎今天下一而郡國合文籍繁而辨決者滋浸令刪去名號互混相仍啓其疑端引其姦辟即有察吏然後從而刑之刑愈繁而變愈甚矣逝之不記何以

及久近之不行何以致遠無已而以先君之謚號冠諸其上則躋驢之券判涇之牘皆載九廟之聲靈于其上不已辱乎辭乎文質經緯之妙以知變通不以春秋編年之法例後世矣

建號之義表以德是寓箴也貞觀大中正德之類紀以功是建威也建武建隆洪武之類崇以瑞是欽天也天子有善讓于天之義也元鼎神爵崇禎之類承以先是廣孝也紹聖延祐之類期以休是同民也太康至治成化之類皆文之不害者也其諸不以有倡異教乾封如意久視之類私福祉長壽崇慶萬歲之類干道非妄因人主之所妄戒尤非法者奄有祖號而不讓蒙古再稱至元大臣易位而輒改宋易宰執則改元與夫

瑞應非典拘忌災祥數改不已如胡氏所譏記注繁而莫之勝載斯實爲建號之靈雖然豈不可以廢食盜驕之分均出後不可以廢仁義遂以作俑之咎漢武奚可哉

利害之所生先事而知者或以理或以勢勢之可以利勢之可以害慧者知之不待智也智者察理慧者覺勢勢之所知觀于月理之所知觀于火莊周曰月固不勝火幾于道之言也觀于月雖遠而無固明觀于火雖近而有適照有適照者有適守無固明者無固心是以雖或知之不能擇之雖或擇之不能執之鄭莊公之知是已慧足以知父兄之不能共億母弟之不能協和不足以有許而猶姑有

許也懸足以知覆亡之不暇許之不能固有而猶棄人之亂以貪許田之易也逮其身死國亂許不能有而許田亦為魯復矣（詩稱居常與許）則徒喪祊而成人之篡何爲者哉夫慧足知之力不足以守之而終于亂用火之愉徵矣勝欲者理也非勢之能也理者固有也勢者非適然也以勢爲必然然而有不然者存焉晉獻之無道有子之不啻而霍魏虞虢且安然竊處之矣是則有弟而不能協和或可以有他人之土宇者勢之有也齊桓以喪亂之餘撫有齊國姜氏之子孫且失其序而譚遂終入其版章矣則新邑號檜之子孫或可以有他人之土宇者勢之有也故勢者一然

而一判然有可照而無適照則有其明而無其固明持此之知以勝衆願之大欲不亦難乎是故大智者以理爲勢以勢從理奉理以治欲而不動于惡夫苟知之必允蹈之則有天下而不與推之天下而可行

天地之大德曰生而親親之仁出聖人之大寶曰位而尊尊之義立斯二者同出而異建異建則並行同出則不悖並行不悖而仁義合矣嫡妾之分尊尊之義也庶子君而崇其所出親親之仁也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何爲其不可哉所不可者夫以子故寵妾而使埒于嫡也是以欲敗禮而自棄其尊故惠公不可以夫人之禮禮仲子光武不得

以陰后之貴貴東海若僖之于成風昭之于齊歸漢哀之于傅氏先君無匹嫡之従而嗣子有推尊之義何爲其不可哉夫不可以嫡道加之妾子可以己貴致之親義之正仁之推也若夫子以己貴加母而有不可者則惟伉君母以俱隆而蔑君母也禘于太廟致成風爲夫人則已伉矣君母祔于祖姑而配食于考廟則尊伸矣妾母別宮以祀不祔不配而加以夫人之號亦何爲其不可哉士無二王而太王王季可並世而與帝乙同其王稱君無二后君母妾母亦可並世而同其殊號一也不祔不配而義正矣尊以徵稱而仁推矣豈相悖邪或爲之疑曰人子不以非所

得者加之于親爲孝妾母而稱夫人非所得也加之于親非仁矣且庶子之嗣立受爵於天子受國于先君非己所私也序天之秩守天之位而以私恩奉其所生非義矣夫非所得者親之不可得抑己之不可得也親不可得己可得之則猶親得之矣苟以爲親所未有槪不可加也則天子之養諸侯且不得竝爵有四飯僭莫大焉而況于匹夫然且舜以天下養瞽瞍而備物之養下逮于食力之庶人徒爲瞽瞍之應得而加之無疑與抑且曰養者賤也名者貴也養可移而名不可假也審然則舜徒以所賤者事親邪備物之養非以爲物也己所得有不敢儉于其親焉耳

天下者爲非已之私義也舉天下之公義以致其私恩移天下之公尊以伸其私敬何爲其不可哉所不可者臣伉君而蔑君妾伉嫡而蔑嫡呴呴之仁斷義者也仁推而義無不正也則君子何疑焉故獻皇之加帝號並孝者所必伸也崇廟號加十六字之謚躋諸武廟之上則遵諛之臣爲之也君臣之分嫡妾之等父母之恩三者酌而成乎追尊之禮達于士大夫而無殊于天子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思以爲則則不過其恩而無歉于恩知禮者達此而已矣

士大夫之貤封君母配其父以竝崇而妾母未之及也則

妾不得有其封而移以奉妾母妾母之封視其妻亦與君母並尊不以妾母爲非所得也士大夫之封及于妾母而況于天子與諸侯婦人之義以從爲正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從之以爲德也從之以爲德則亦從之以爲貴從之以爲德者無成也從之以爲貴者有終也無成有終地道也但有所從不必均從故王姬下嫁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從父貴不繫夫矣王后之歸在家則稱女在途則稱后從夫貴不繫父矣庶子之母君母從而祔己得以別廟而稱夫人從子貴不繫夫又何爲其不可哉君與君母存妾有所從子不得尸其從故庶子不得爲其母

服從君從嫡也君薨庶子嗣立妾毋無從而從子故得以
有夫人之祀于別宮夫死從子之義也故公羊子曰母以
子貴順也以從乎子子可致尊也非夫所得制也以嫡妻
從乎君君不可舍所從者而別受從也君不受其從故妾
失其賤道同出而異建道在子不繫先君矣
宋殤之弑馮爲之也孔父者穆公之所屬與夷者也故孔
父生而存則不可得而弑知然則民不堪命之辭華督之
以爲弑名月送孔父之妻若曰此可襲而虜焉爾禍不發
于馮督亦安敢生其心而利此哉督之弑馮主之馮之纂
鄭成之也春秋之前宋鄭固不協矣鄭外挾齊內挾馮以

制宋而宋始不能與鄭競外挾齊而瓦屋之盟齊猶合宋內挾馮而陰餌華督以傾之于肺腑于是乎宋之生命懸于鄭之股掌而宋殤孔父其何以堪故有相敵之勢者莫患乎授之以挾蟣蝨在楚而韓儆異人在趙而秦儆劉休道在魏而齊儆蕭詧在周而梁儆是穆公之居馮于鄭假利器于敵以自伐雖欲守殷之家法一及一世以見先君于地下脩可得哉夫業不欲棄先德而傳之與夷則開誠布公置馮于與夷之手授之祿位以定臣主之分焉其贊邪殷之子孫有服在廷以奉家法者皆馮師也馮而不肯邪是國之蟊賊家之莠稗廢置生殺一聽之殤公而又何

恤也投之仇讎之懷而尊以泚賊穆公于是乎不智矣其將畏與夷之猜而樹之勁敵以爲援則天理人欲雜糅以共圖一事疑忌之心先之自我構間入矣故馮不出則與夷制馮馮出則馮制與夷諸葛之爲劉琦謀者此而已矣曹操不南下劉備不走琦且爲備用以成取琮之勢矣亮挾縱橫之術以爲備計猶之可也穆公用此以行其義舉不亦悖乎

劉敞之言曰春秋誅意雖然有辨賞意而徒誅事則儆也愚誅意而釋當事者則敝也詖故與夷之弒馮意也而春秋目言之曰督弒其君假令以督大逆之辜加坐于馮則

懷意者討而推刃者免又奚嘗哉非馮則督無弒心非督則馮無弒械馮無弒械終不成其弒矣督無弒心有馮而弒心生焉馮可以生其心而生心者固督之心也則馮有心而無械督有械而亦有心鬭縱馮也督不可縱矣且夫馮懷爭國之志而忘先君以姤昆弟信爲惡矣然其惡也有託而惡者也殤一君也馮一君也在彼在此一也使讓諸彼以與此將不畏天將不畏王殺一君置一君惟其好惡如雜艸以植木而莫食其利然且自詡曰吾猶是戴君也而篡殺之禍昌矣君子操大法懲大惡已大亂與其誅意以快一時之鉤距無鬭按事以定天下之典刑故姦民

不畏深文之吏而畏守律之官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惟
其法而已矣一求之意以役臆發之長大猾元惡且飾意
相逃而莫之服欲其懼也難哉
未修春秋則曰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春秋隱之則以自
奔爲文以自奔爲文者存君臣之體不使大夫得逐其君
也至于弒則目言之而無隱辭無隱辭者惡之甚不可得
而隱也逐與弒其惡一爾君之見逐與見弒不成乎君者
亦無別也有弒甚于逐者亦有逐甚于弒者可逐而猶弒
弒忍于逐也以爲不足弒而逐之逐惡于弒也彼既以爲
不足弒矣而抑立逐之之文使之得逐則既未滅之于弒

君之葬而徒張其勢也不可以訓抑不足以懲故目言弑而不恤君臣之體裂悼其君以不追其賊也隱其逐而不正首惡之名重其君以不授之勢也嗚呼聖人之權衡精矣胥天下而無敢弑其君者則又孰敢逐其君哉彼夫敢逐其君者皆挾可弑以臨之也劉裕蕭道成巳篡而必弑趙匡義先弑而後敢篡弑禍止則不臣之心有畏而不發治其弑無治其逐無治其逐故專責之君

子曰行夏之時言王者受命創制必革周厤而從夏則周厤之失也久矣故善治厤者因天之理亂七政者因人之數日食而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

夫日月之合何以知其合哉辨以食知之置朔于食之前置朔于食之後其以何者爲朔也曾不知正而相承以誤者數百年周厤亂矣故曰夏數得天言周厤之不得天也不得天胡以厤爲夫周厤之所以亂者尊人之數而屈天之理也尊數而屈天侮天者也後之言厤者或以律或以易遷天以就其八十一四十九之數而朔有非天朔者積朔非天朔而閏之非天閏者抑積矣嗚呼天之理固一貫也然豈滯形滯數而無參差互成之妙哉區區得一隅之法象舉凡天下之理數悉以此而範之天且從其私意而不得以伸其固然而況于人事之與物理故曰所惡于

執一者爲其賊道也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倫之始也乃旣成乎有家而人之行乎此倫也父子之仁性也君臣之義夫婦之禮道也道率性而成乎性之用則天理人欲並行其間以聽修道者非獨夫父子之一乎性矣君臣之間有利焉夫婦之間有情焉是以修道者正其義以明夫不謀利也崇其禮以明夫不狎情也陽者質與也陰者質求也稱其質以俾陰求而陽與則陰以情動以利往而不保其貞故陽任與而且任夫求陽雖求而剛者之貞不失是以大正故君下賢以爲義夫道婦以爲禮酌剛者之可

使求而以崇陰之恥聖人之以裁成天地之宜者大矣哉夫親迎之義而既然矣一乎禮以正情情無可過也自然之情且勿使過況于不情者之以利賴于之者乎情之所不及以旁出而侈于惡者曰權曰利曰好逸而憚勞此三者以蝕情而于性爲尤賊既正情而崇以禮矣而又以爵之尊卑則趨于權也以國之小大則汩于利也以道里之遠邇則姑用于逸而憚于勞也此三者情之尤劣者也挾貴以權挾富以利憚遠而偷安其以視陰陽必感之情爲孰重乎而以此爲禮則是過于所感而通之于妄唯小人之斁彝倫者爲然而豈禮哉逆之于館者爲天子言也諸

侯不敢以女故致天子而就近以授女焉且率士而皆天子之士惟所命之而即爲諸侯之居則命之以館而館即諸侯之廟也故逆之于館可也逆之于境未之前聞也逆者必有所授逆之于境必有授于境者是齊侯送姜氏于讙爲得禮矣乃春秋之書曰公會齊侯于讙不正其親逆之文是不與逆之于讙也不與逆則不與送不與逆則逆之于境者將無所授受若相遭于逆旅而以之歸又豈非野合邪故逆女必親親必于國爵之尊卑國之大小道之遠近一也崇禮以替欲伸道以抑權率義而忘利求心之安而不恤其勞陽道也剛之貞也健之行也道往來而彼

苦辭矣
春秋之記紀事爲詞也悉所以閔紀也紀之求免于亡其
道盡矣齊以九世之讎爲名而所挾者取威辟土之心以
遠交鄭而近攻紀將內自廣而外示諸侯則雖以太王當
之而亦莫之免春秋之諸侯安其危而益取幸焉未有能
仗命盡力以憂其亡者而紀能憂之卽或憂其亡而亦旁
睨强大妄布腹心舍虎就狼以幸旦夕之安未有歸宗國
請王命持大正以敵彊暴而紀復能之王不可恃不得已
而戰戰而猶足一勝也則其上下之同力亦可知已戰不
可繼抑又不得已而與之講周旋萬一垂亡而猶存者且

二十餘年非齊力之有待也紀之祈天而請命者力未竭也不幸而居瀕齊之左右不幸而當齊之將西事中國以先取益于東尤不幸而爲之天子者桓王也不幸而爲東州之望國者魯軌也抑不幸而居閒以司離合者狙詐之鄭也紀之不亡何有哉春秋之義上告天子而紀已告矣下訴方伯而紀已訴矣效死以職而紀已勝矣不得已而納成而紀已請盟矣紀之可爲者止此矣若曰魯桓者非所主也則紀又將誰主邪以名義言天子且不能庇其婚姻矣桓即不篡而齊亦何懼以勢力言魯固非齊敵矣抑將西走秦晉而秦晉固不我恤南走吳楚而吳楚或應之

則又蔡之于吳也許之于楚也劉琨之于段氏石晉之于契丹趙宋之于女直蒙古也所謂舍虎就狼以自斃者也安得起質成之文王何宜之方召于泉下而與歸哉四國有王郇伯勞之詩人之所爲悲思也春秋詳紀事于始詩錄曹鄶于終有同懸焉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聖人之情見矣區區以成敗之已事責紀者吾抑不知其何以爲紀侯謀也

周末文勝于質往往離質以爲文禮家不審其非先王之舊相承而爲之說于是有云怨不棄義怒不廢禮嗚呼此漢儒之所以多詖辭也義奚出出于心之制也禮奚出出

于心之節也義禮性之德也性疑于心而與心爲體也與心爲體則其顯諸用也固根心以生根心以生則植其根而後枝葉得榮枝葉之榮不能離根而別爲榮理所順勢所暢情所安故榮也是以君子以義制怨非其義也而有弗怨如其怨也而怨即義以禮節怒非其禮也而有弗怒如其怒也而怒即禮勢無逆而不暢情無拂而不安理之所繇順乎心也而如其怨不棄義也則義亦不平怨矣如其怒不廢禮也則禮亦不懲怒矣相與並行而各自爲枝葉是榮藹其莖而華實畢萃豈理也哉義禮者天理之實也怨怒者人情之發也實者實其所發發者發其實也怨

怒發以義禮則始終相扶而情協理矣介然情動而情爲欲使怨怒之發雖義理以浮用而喪其實乃既任其欲以爲怨爲怒復可循義理之文以相緣飾則夫天理者其以爲飾人欲之具與故知義之不可棄則無如已其怨知禮之不可廢則無如釋其怨弗已弗釋而以義禮挽其已濫之波是夫天理者抑將以供人欲下流之用乎惟其視義禮也末故其用怨怒也輕其用怨怒也輕而尤用義禮也賤率天下以狂鶩于義禮之文而實挾橫流之情欲以爲主相率以僞而天理蔑矣故曰義以爲質非其文也禮之用相爲貫非其儀也昨戰而今相爲禮主賓之間相矯以

交而離貳以爲和於女安乎葬之必會伸其哀也誠哀之故必會之祓其父兄俘其子弟折馘其臣民而凌其君姑相從而附無從之涕其果哀焉否邪受客弔者必稽首拜其見愛也死者暴骨傷者扶病但以一賻一賵之私恩瘁死傷者之子弟匍伏就列以拜德其果見德焉否邪弔者含怨怒以往受弔者含怨怒以迎之非蕩然盡失其本心者亦孰能爲此哉故曰匿怨而友其人君子恥之友且不可而況君父死生之大禮忍于之邪韓厥之奉觴加璧驕者之色也欒鍼之攝楹飲詐者之術也周衰道喪相習于義理之文以巧用其驕詐乃以居之不疑曰吾猶是義

之執而禮之守也人欲有託以爲肆而天理盡亡矣實則亡之文猶借之故異端得操其左劵以相責曰夫義禮者如斯而已矣非有恤死之義而可以賻賵爲義是白彼白而我固無白者存也告子之所以外義也業已擯背而禮仍之則亦業已爲禮而擯背又仍之是忠信薄而徒爲亂首也老子之所以賤禮也故夫子歎曰知德者鮮矣不知德而以言道道反喪德異端乃乘墉以攻而有餘力說春秋者未之思爾

易無定體春秋無定徵乾之初亦屯之初坤之上亦需之上時異而德異無定矣恒之無冰亦成之無冰世異而驗

與無定矣無定變可無定占無定徵斯無定應無定占者天無定象也無定應者天無定心也天無定象君子有定儀天無定心君子有定理故易春秋之言天俾人得以有事焉知其無定任之以無定則廢人之天王安石之悖也以其有定定天之無定則罔天之天漢儒之繁也君子有定儀則不變變之無定象體乾之行自彊不息效坤之勢厚德載物道亦博矣而不亂也君子有定理則不患微之無定應措患禦災側身修行道亦約矣而不泥也故君子之于災異也知其爲天之異人之災而已矣其或致之既往而不可咎矣其自至也則氣之戾也數之窮也君之與

民民之與物必有當之者矣亦思其當之者不遂其害斷已矣疑旣往之有以致之而遽改之則使一煥一寒與于比歲將遂一張一弛日變遷其政事以迎隨之于杳茫而君無固心吏無定守民無適從綱紀墮國且儆矣不慮其當之者之害而早爲之防則食竭無繼盜起不弭疾疹作而無以相救相收雖勤于憂畏亦何補哉夫君子有定理捍患禦災側身修行是已遇異而懼則省愆思過苟有可省而可思者無不用也淸夜之所愧怍天之知也無事向天而問何試也遇災而懼則儲粟省役詰戎修備弔死問疾先于其事而災無能爲矣六府之所修五行之平也無

事向天而求其復也故寒極無冰氣之沴也民受之而疹作物受之而生不昌先事而爲之備加于素而益虔以其定理修人之天則承天治人之道盡春秋所以謹書災異者亦此焉耳劉向父子不審而各爲異說刻定徵以區類而變通之天豈然哉劉氏有私天而天隱于人之心矣故君子之知天知人之天也君子之應天應天之于人者也栩然自大以爲被元象者不出此指紋掌闘之中多見其不知量已

春秋于大愆有如其意而書之者有如其言而書之者桓宣之書即位如其意也天王徵車于魯而曰來求如其言

也天子有徵于侯國而侯國名言之曰求惡莫大焉如其
名言以書之以是爲不臣之盡詞矣以謂天子不宜有求
則稱求以抑之非也天子不宜有求抑之可爾遂取其名
而逆之則是父苟不慈而遂奪其父之名也可乎將瞽瞍
殺舜而可謂之弑矣聖人無已甚之心斯無偏重之詞臣
逐其君不目言逐而以自奔爲文說者以爲端本而責見
逐之君固已然以歸罪于見逐之君而顧使得全其爲君
不受臣子之逐則責之也以義全之也以道故曰非聖人
不能修春秋道義雙措不偏之謂也取槃巽卑屈之詞加
諸人倫之最重者若一失道而不妨爲諸侯之僕妾斯不

亦過爲已甚乎且周之有徵于魯皆非無厭之索也求賻求金皆喪故也春使家父求車三月而天王崩其爲王之不豫有司庀喪紀之不足以彌留之命徵之也明矣周室東遷王畿不足于大國之版章諸侯職貢曠廢不修遜死生之大故無以成禮弗獲已而微之于懿親奚可知已王畿千里足以充費安得此太平黼黻之言以責寄位之君邪王室之貧弱衰微也于斯已極且不假之以寵威而特立丐索之名以抑之是春秋且爲亂史矣故曰求者厚誅魯以悼周也魯不名言之曰求春秋不立來求之文矣魯人名言之曰求而春秋爲改正以隱之則魯惡不顯將無

俾大不臣之科同于召王之　暂為行可原而故為曲全也乎達斯旨也則菀柳之詩登于變雅亦以閔周而著諸侯之不臣也上帝甚蹈無自瘵焉為斯言者豈猶有人之心也哉

莊公

處非常之變行非常之事不揆其本欲正其末興于亂而已矣穉介以唐中宗之為君張柬之之為相遠以廢武后而推之刃尙得有人理也哉春秋書夫人孫于齊聽其奔焉聖人不得已之辭也武后之禍大文姜之痛深逆宗社之賊非君也實弒父之仇非子也非子之疚甚于非君文

姜之痛深于武后而禍亦大矣聖人不得已而聽文姜之
奔論者乃欲甘心快意而不聽武后之自斃耶假令曰討
宗社之賊義也奉義則可以掩恩乃夫義者豈夫人一旦
奉之而遂以無歉于天人也乎使然則以義襲而取之而
已無假矣夫惟義生氣以行乎非常而無所假借非一旦
之義聲爲之也自正不恤違以正人施之臣民且滅裂焉
而況其母乎不得已而聽其奔幸其去而若不返春秋之
爲莊公計者止此矣止此則過是而必有不得者矣遜賊
之罪不于之誅魯莊以身蹈之而無可辭矣若夫反其本
以正其末夫固有道而難爲魯莊君臣設也爲魯莊之道

柰何君之責于有臣父之責于有子豈徒然哉千乘之君貴戚之卿覩其左右嫡冢之子爲之儲貳戕爾失行之婦假手與私者剸之刃而無嫌則千乘之君猶一夫也世子之父猶覺獨也莊不得爲桓之子魯人不得爲桓之臣久矣非桓之臣子而欲加白刃于夫人君子之所不許亦魯人之所不自許也不自許者餒故也于濼之會夫人逐焉其從如水臣子亦如水焉則用夫貴戚之卿何爲也有子長矣殺其父而不忌焉寨責于彭生而猶俟魯人之請焉則用夫出曰撫軍守曰監國之子何爲也臣之爲發蒙振落之臣子之爲几肉掌丸之子而後諸兒之凶德姜氏之

邪心乃以白晝行之而無所憚春秋以魯爲無人也魯無人而姜氏之去聽之矣去而不返而幸矣故爲魯莊之道者盡孝以事其親自彊而可以有爲則姜氏雖悍且淫勢不能成乎弑而可無煩司寇之執今其不然無以尼之如或勸之陷乎罪而後刑之則魯莊者死一父而又殺一母而人道倘有存焉者哉抑或曰桓之從夫人以如齊貴戚之卿無能止焉往苟寵祿苟全軀命之末姜氏齊人窺其無能爲而動于惡焉迨禍之成則誠欲救藥而無可爲矣若夫莊爲沖人寢膳之外非其職也毋蠱已深而弑出倉卒涕泣之道無所施也則莊公又且如之何乃惻其然而

莊當變故孝思之後亦不得以有其生矣父弑矣母陷于大辟而不可救矣而莊何得復以有其生不得以有其生而況可以有其國乎庶兄弟之存可立先君之祀未斬也傳之宗社惟天子之命而臣民之藏己何知焉故爲莊者惟死焉可也毋有覆藏不容之罪而子託臣民之上則法不得不討而先君之讎不得不置之矣莊惟死而桓之庶子立乎是按誅文姜而無嫌春秋亦且不聽其奔矣母弑其君而己立其位以成乎保姦逆賊之道則弑桓者非姜氏而實子同也故莊公之義惟死焉耳中宗之義惟終遜大位以讓之太宗之子孫焉耳文姜弑則子同不得復爲

家嗣武后篡則中宗不得復為天子之二君者負位忘親以為亂賊之帖當國大臣廢之可也晉人之弑同張柬之之姦中宗悖矣雖然不可責也魯唐之臣浸為此焉而又餒已立于淫昏之廷寄命哲婦之手久矣魯人抑而偷一旦之安張柬之之流倖而收存卒之功其志皆然其氣枵然安足以及此哉故莊公為子魯人為臣聽文姜之奔焉可也中宗為君柬之為相母武后以配高宗可也取周公誅管蔡之大義加之緩則同逆急則背兄之臣導雙義以成乎亂而人理蔑是取火焚林而決河以灌之害愈烈矣桓公之末年魯猶合紀于齊而齎以存也莊立一年而郱

鄣鄑遷三年而紀季以酅入于齊四年而紀亡矣以桓之躬負大惡淫昏無信齊且忌而弗能有紀魯之援猶重也諸兒蠱一婦人以取魯蠱一魯以有紀魯假于房帷而紀裂于東海屋漏在上知之在下齊之巧用其淫虐而紀之不辰也亦可悲已魯侯之死于濼聊以解國人也終桓之世魯爲紀主則桓之遺臣固有不欲棄紀者矣姜氏姑遣莊公爲滑之師以卜之亂不自保之鄭而終以葬伯姬謝魯之父兄若莊公者則豈有謀紀之心哉紀亡未旋踵而早與齊爲從禽之樂矣齊以淫蠱其君母而以狩蠱其狡童故女禍之禍恆與狗馬聲色相類以敗人之國家收莊

公于禽荒而姜氏之言無不行姜氏之言行而齊侯之志無不得矣劇哉女謁之制天下姦人因之而求皆得矣柔佃人君于嬉遊弄好之中一操其呼吸而宇宙在其掌固方從哲之所以成乎弒者此而已矣紀侯之去禚之狩鬻詞書之而紀亡之故可知已

有國者有侯度有家者有家法先王以侯度正天下君子以家法正子孫守之而不渝所以保其國家也渝之而不守者必有所自變侯度之渝夷狄變之故杞莒滕薛廢典禮以自劌家法之渝母妻之黨變之嗚呼其不受變者鮮矣詩稱莊公射御之美震而矜之居然盧令還之風軌也

周公之所貽伯禽之所守豈其然哉公及齊人狩于禚公一齊人也故詩曰展我甥兮謂信哉其足爲吾甥也信哉其足爲齊甥信哉其不足爲周公之嗣矣狩則偕之惟母也社則觀之惟妻也童而習之樂與化之則先君之死于其刃無慼乎其忘之矣忘先君之死于其刃而況于紀之存亡哉天子化于母黨而天下淪胥平王也諸侯化于母黨而國日衰魯莊公也士庶人化于母黨而家以圮凡今之人也故曰知母而不知父者禽獸也又況夫從妻黨以墜家法者乎

義之與利有統類無偏收有至極無中立惡不義者非以

名也舍不義者非以害也避不義之名漫然弗之辭不義之名暫遠于旦夕而害自此烈矣是以為君有必仁為臣有必敬為父有必慈為子有必孝為兄有必友為弟有必恭不至其極而中立以避其名避不仁而臣玩之避不慈而子悖之避不友而弟惎之君父兄且然無問臣子弟也齊小白之殺糾冒不友而弗之避以成乎安忍雖然豈可以弗之避而責以苟避乎安忍之名耶傳者曰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弗問可也小白雖不足與于道亦不屑為爾矣夫置而弗問有殺之心與抑無殺之心與有殺之心而姑勿問鄭莊生之言曰無庸將自及用此道也既已無

殺之心矣則猶是弟也而弗問可乎以無親之弟處不俱存之勢置之仇戰之得不旋踵而彼將問我非終于見弒則終成乎殺悠悠聽之禍起而姑緩之目前以謝咎于利無得于義無取非懷毒堅忍與夫皆構禍者其誰能置之故殺之者末世之雄心利賊義也習之者偷上之惰氣欲避不義而終賊義也是猶人之傷于矢也弱肩外之筍而浮骨中之鏃將以為無治乎則何以無弱也將以為治乎骨中之鏃欺目不見于須臾而痛固深也然則如之何無已亦至極乎義而已矣舜之于象也封之有庳無失其貴納其貢稅無失其富以吏治之無失其政源源而來無

失其仁虞可無忌于庳庳固終不能以允虞舜全其德象全其生宗廟全其安人民全其慶教化全其祀懷之嗣之保之閑之未聞其置之也或曰以舜責小白無已過與夫不以舜責小白且將以宋殤之于馮責之而殤之于小白庸愈哉懷不平其爭之心避不即加殺之名中立祈免而害日集焉儒之僞所以爲異端矣也不察乎堯舜之道不足以處人之大倫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仁則榮不仁則辱下不可居彰不可惽吾有以知爲置之說者義未精而道窮也

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不世官故不死其家大夫之不上

視諸侯義下殺也諸侯以社稷為守天子以天下為守以
天下為守故不死其社稷天子之不下視諸侯義上殺也
故知殺者而後可以言義大夫死其家則是重祿而輕其
身也天子死其社稷則是懷土而棄天下也故曰國君死
社稷正也目言國君不概乎天下之君審矣死者非死其
富貴死其所守也守重于死生重于富貴悻悻然悼喪其
富貴而殉之匹夫之猶也惟諸侯之有社稷受于天子以
為守百里之外四封之表天高而非其所藏地厚而非其
所履他人之宇不可以建宗廟寓公之祿不可以奉職貢
弗死焉其末之矣故曰國君死社稷正也士以道為守失

其位不失其道廢其祭不廢其薦脫屣萬鍾如風撲矣若夫天子以天下爲守王畿淪陷而天下未亡土猶吾土也民猶吾民也圖匠無擇地可以事天諸用非客士可以事祖收未散之遺黎振未斬之先澤萬方心膽有所瞻託仇寇脅從有所忌憚悔過罪已以與天下更始則是失之須臾而收之長久奚必忘身及親以紿一晨之忿也哉守存秋之義而不知別挾天子以爲孤注驅首都邑而就敵僉寒萬方之膽而不可卒收則甚矣李綱之愚也唐一出而安史滅再出而吐蕃潰三出而朱泚梟四出而黄巢殲宋一蹶于汴君國同殞而大河南北終無收復之日矣何

也如頭之斷而四支不能復生也當綱之以死守爭也亦之軍民讙呼而應之將以爲民之同德與而非也亦之軍民不欲遷者懷土而耽富貴爾殉小人懷土之情失天下存亡之紐于天下也害而于小人也亦貪之利遐乎城守莫支括金無已昔之讙呼以我守死者終如之何也則是綱以狂藥飲人而納之阱也而綱乃幸脫然再相于江表嗚呼禍宋之君民者非綱而誰邪悲夫綱一奮其詭說以虛名鉗人主滅裂大義以隕稷□□而死之發之賊之狄之乃有不逞叛人如光時亨者勦其餘瀋以徼幸而陷上誰生厲階至今爲梗禍□□□□者非綱而抑誰邪彼爲

綱之說者且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蒙其文不知其別以是而讀聖人之書不如其無讀也

立義者貣于通死則無奔奔則無虜虜者死之說陷之也貪生而不能死諱死而不知奔如匹夫懷寶以試盜刃于室無已而又屈膝焉豈果有義存哉乘其盛氣則死矣乘其衰氣則虜矣合百年之閒一取必于俄頃之氣嘗獻舞之未俘猶自豪也氣一朒而膝不知其屈矣嗚呼令李綱之不謫而南吾未知其能自異于臣賊之光時亨焉否耶國君死社稷正也然且春秋之文大去紀侯而不名譚茲溫之君因義之殺通情之變以定罪之等劉辯孫皓陳叔

節孝煜肯懷愍宋徽欽境土未盡而身先爲禽是宜與軒祥許斯胡豹曹陽而俱絕無所逃矣天子而死者其惟祥興海上之君臣斯撲之義而無餘憾與孟浪于死之說者始以死終以降其不降者鮮矣蔑一概之義覆其懷土之情挾懷土之情何有于捐生之義故盤庚曰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貨寶之禍亦烈矣家室厖器玩貽爲大廈相仍名園相比炫于目者弗忍割于心挾天下之共主倖得偷失僥倖而死社稷之義又歸焉李綱之所以胥動浮言恐沈于衆特此而辯不可屈矣胥矣能言巧言如簧後之人其何能不爲之聽熒也

立人之道仁知而已矣仁顯于禮知貞乎義故夫□□者
仁知之介然或存者有矣介然之仁弗能顯諸禮介然之
知弗能貞諸義斯以爲□心□□仁祝□廣大矣□□
□知祝□通明矣亦惟不義無禮無以愈于禽也斯□□
□□雖然義以貞知知以立事事以備功功以免敗是故
□□免于敗也必有功矣功必因知知之淑叛于義則亦
以召敗而墮功其功而免于敗則其于義猶參差遇之也
若夫介然之仁不準諸禮而亦有以動愚賤故□雖假義
終必棄禮棄禮以爲功是之謂□春秋之狄荆吳徐越杞
莒者惟其仁禮也僭于淫行也仁禮□□也行□□□則

必有盜之行□□□也何也□□爲盜則盜行而不知其
盜薾然茂禮斯以僭王矣其僭王也不能竝其典章儀物
而僭之梈然自大視虞夏商周之王猶其王也介然之仁
足以聚人介然之知足以立事事立人聚抑或因介然之
義以輔其知兔乎桀紂幽厲之敗遂進而爭虞夏商周之
功自信以王因自王焉若夫夏之時殷之輅周之冕虞之
韶且惟恐不利其介然之仁知而決去之斯□之所以爲
□而春秋之□之以不疑也諸侯之僭猶中國之盜也所
僭者猶禮也荆吳徐越之僭非□□□□也禮亡故也禮
亡則杞莒雖不僭也而亦□也禮者人之所獨安□□□

必昧□之所必不知而欲去之藉其知禮而□可進矣故春秋有時進荆吳而僭王之罪且姑置之嗚呼禮亦重矣禮之幾也禍成于□則欲捄□禍者莫禮急也功能□□而道不足以丟禮其驅之也必復悲夫此劉基宋濂陶安詹同所繇功虧于管仲而不足望周公之末塵也

是非之準得失之數可否之別懸遊之衡理事之合離情文之乖比有惟君子察之者用人泓忽而不知有郎唐人與知之者而賢智之士繫以爲之說而顧成乎僻聖人之教因衆人之可知而精君子之義斯以至矣春秋書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猶然讀之而其文之乖情事之離理

夫人而知之矣曰自食焉鼓者自鼓焉用牲者自用焉曰何與社相及鼓用牲何與日食相憑沓不相當而漫有事夫人知之而賢知者故為之說曰天與地均化人與天同情故治日告者灸其肘斯言也其以螺蛸之化蝶疑人之且化虎也肘之于目灸之于眥絡相繫而氣相攻遠不必乖之道也藉令眥在目而呪其肘非闇塞之妄人有不目笑之者乎故君子遇災而懼懼天之不淑人將受之則治人事以慎所受而已日之食月之掩也月且不可求而責乃懸揣陰陽之消長推之于社一為責之一為求之為之者已疑于狂復從而辯其鼓之得而用牲之失天子之可

而諸侯之否如是以爲賢知曾不如其愚也以是知春秋
之書此類其左道不經以與天下後世共知之而已矣
武人不可與議刑儒者不可與議兵武人言刑宜若失之
猛獲失之寬儒者言兵宜若失之縱獲失之撓此非能矯
其習也歉于所不足疑天下之相期于猛而相怨故益寬
之相恃以縱而相凌故益撓之也故善治天下者無與武
人言刑無與儒者言兵曹參以野戰致元功而縱獄市以
容姦漢于是乎無善治趙普以學究顯天下而解兵權以
弱國宋于是乎無寧宇漢法苟簡而盜始昌宋兵解散而
□始□乃以兩者衡之宋禍爲尤烈焉兵者不祥之器人

主之所制非人主之所得操也兵者神用之事舉國之所
有事非舉國之所共司也漢高能將將而不能將兵乃卒
以王天下成敗之幾生死之介無使習之騾使司之誓令
司之抑又掣之嗚呼宋之所以失五帝三王之大寶于蒙
古惟此而已矣趙普以之始秦檜以之終端開于杯酒之
間而禍成于風波之獄畏子弟之瀕鹽米而以授之僕婢
家未有不毀者也胡氏之于春秋言兵也皆晉之餘智也
莊公在位兵十七舉親將者十三次成之役無適帥焉其
三則溺也單伯也慶父僅一出也迭將而無專屬也若莊
公者可謂親不祥之器侈用其雄猜而終無以弭姦者矣

胡氏猶曰兵權主散不當偏屬于一人專授閫外威行中外以召篡弑斯言也飲趙普之毒已深而獎秦檜爲管仲以長其殺岳飛解韓劉之忮心也職有緜矣古之受鉞者曰閫以外將軍制之當其有事天之下地之上無弗行也當其無事而兵習于吏吏習于帥威信之行久矣不將其將獨操其兵宴居深宮者遙執其斂縱高談簿書者分持其長短挾疑以使臨敵而易之如稚子之據餡蟻附其上而不任人以驅之何其愚也宋禍已極毒流于譚經者之師說流及昭代習用其說總戎尸其名督撫操其實中樞捉其肘閣票掣其喉科參奪其膽白面之書生游吻之參

謀且足以制大將死生之命而天下已拱手而授之人悲夫故諸說春秋者廢胡氏之言兵未爲不知治也

閔公

春秋之初定入之國者必以賂齊桓公存三亡國而無私焉此桓公之所以爲天下臣也魯有子糾之怨衛有子頽之釁邢之于齊未嘗有一日之好而齊卒收三國以收天下故桓之未定三國也爲賊濮之會而後敢伐衛爲魯濟之遇而後敢伐戎憂楚之淩鄭未敢與師而卜之梁邱之遇天下未知有伯固未知得伯之利未知得伯之利則不譬伯之威諸侯之離合未審而桓不得誇言以南向于楚

三國存而後天下傚天下懷則離者畏合者一齊乃以得天下而大得于楚子思曰仁義所以利也彼營營于一鼎一邑以平人之國者棄拱璧而取搏黍智不踰于嬰兒故春秋書而予貴之也貴其臣則君可知也又安事億度其命湫之詞以致之惡邪

大勝不以力大力不以爭大爭不以遲故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恭惡遲也大名不可遽挾大患不可遽成捄焚者遽不待操鉤缶徒手以赴之與于灼而已拯溺者遽闚井有人而從之與俱陷而已齊桓公存三亡國皆以不遽爲道故春秋謹書其節曰繼其成也于魯則先以仲孫而後繼

以禽子于衛則先以無虧之戍而後繼以楚邱之役于邢則兩出師一不與狄戰而猶爲聶北之次也不遷于晉者如療瘵者之無治其寵火也不遷于邢衛者如免豚于虎衛其豚而虎自遁也季友之志不得慶父之援不倒遷治慶父則魯人挾疑而相亢晉文公以此幾爲之君臣于訟邢衛之立未固遽與狄爭則乘勝負于一往而邢衛已重敝于軍晉文公以此幾喪宋而僅不值于城濮有匡亂賊距戎狄之大名而不挾其名以與匪類爭生命有存絕世奠亡國之大惠而不爲焦灼濡濡之容以見德于鄭齊是故桓公之持此正矣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養之所以

鑠鑠無見其鑠而鑠甚也齊桓其殆庶乎故曰大爭不遷然
且使立僖于魯而慶父不逋立邢于夷儀而狄犯夷儀立
衛于楚邱而狄犯楚邱則其爭也未艾乃立僖而慶父必
遁遷邢衛而狄不敢再加之兵則桓之力悍矣如建千石
之鐘于岑樓而三尺之童莫能以莛扣也故曰大力不爭
從容于落姑之盟繼遣輕車之使徐修其衣服乘馬之賵
翱翔版築之間視國賊之與狄夷如蚊蝻也故曰大勝不
以力遂是三者有討賊距夷之名則必暴之有救患之惠
則必騤與以爲恩悻悻然建仁義之鼓鞭其人民以人家
國爲孤注大聲疾呼死競于一日不審而爲宋襄之敗弗

後已而用晉文之譎如此而言仁義吹火而反滅之也仁義貞勝者也貞于勝者不挾貞故曰小貞吉大貞凶建侯行師道存焉矣

狄方盛兵以臨邢齊遽率師而臨狄外堙困之內憒而出狄之不殲者無幾狄無幾而不殲有必死之心齊未知其利也故當莊公卒之年狄伐邢明年春齊輒救之越二歲而後爲遷北之次齊之善全邢春秋所尚也然則文王遏密侵自阮徂何以克邪文王一用周之眾無從諸侯猶心齊之相使也齊桓自用其眾懸車束馬踰絕塞以征山戎亦用此克矣今齊之伯也淑始諸侯之心力未一牽合宋

曹以與必死之狄爭夫宋曹之急邢豈必有犯難無前之氣哉連乍合之師用之于散地未得邢而先失宋曹以失天下智者弗爲決矣謂兵力有餘而不速進兵力困亦可恃袒五國以之潰于秦關曹操以之敗于赤壁苻堅以之亡于淝水吳明徹以之禽于淮上九節度以之覆于鄴城陳友諒以之死于湖口之數師者力豈不足哉心不協而多之適爲累也然則齊桓翻二國而以其師進可乎當閔之元年桓用此矣孤注者無再利夫差之所以亡屢用孤也一試之山戎再試之狄不得矣有無因無從千里懸軍爲山戎之奇捷抑有從容顧慮因結同仇爲益北之全師

一號一統桓自喻諸心而不可爽也春秋見桓之心故削其功不然燕之病視邢之亡孰迫勤于燕慢于邢胡爲也哉岳飛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達于春秋之所尚矣

春秋家說卷一上終

衡陽王夫之譔

僖公

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不逞之徒君父可以推刃而何有于春秋聖人之于彼亂賊者尊逌其君而親逌其父乎知君父而不知聖者有矣未有不恤君父而恤聖者也乃君父之所以見弒者惟無以生姦臣逆子之懼而已矣法弛則不懼刑濫則尤不懼刑之濫必成乎法之弛故雖有嚴威日取其臣子束溼之而適以成乎逆乃立法之審均平專一得所歸而不濫則雖凶人之善脫無所

委而魄礪矣鴟鴞之君子正是四國專一之謂也立法之不審莫大于不專不專而濫及者怨濫及者怨而所宜坐者乘之而亦怨怨則悖怒以受法而捬其懼心濫及者眾則必有不可以概受刑者焉均此濫及而或抵法或遯于法則法撓抑必使之概受法也則且以傷恩妨義而持法者已與分其惡法撓于所不得加與夫加于所不得加而分其惡亂臣賊子有可反之辱而終不懼矣春秋之法立而亂臣賊子帖耳戢牙以不敢動者惟其專也故般閔之弒一歸于慶父而哀姜不與慶父奔而不即司寇之刑則魯人蒙佚賊之誅慶父縊而敖猶與世卿之列則不志慶

父之死不葬閔公法得所歸嚴而不貰也若夫哀姜非惡之首也淫亂之數在莊公既薨之後慶父已成乎竊位之勢蠱之以樹内援弱齊而漫從之故貰哀姜者以其不關家而與于亂可也遽從重而使分慶父之大惡則慶父之惡分矣慶父之惡分則哀姜奔而亦可聽慶父之奔哀姜不絕而慶父之嗣亦可剿也首逆之賊游泳于淵水之涘而多所匿矣且分惡于姜姜受誅矣姜受誅而僖公君臣其可以得志邪文姜從乎弑弑夫也哀姜開乎弑戕子也母戕子嫡戕庶妒娼之所成悍婦之恆也而使與覆載不容之賊同甘心焉僖公季友其能恝然任此而不嫌乎般

與閔子也僖亦子也母戕子而子遂戕母為之名曰討弒君之賊遂無嫌焉是則人爵重于天倫討逆者之逆什百于所討者矣故悼其甕迎其喪如禮以葬之魯之所為猶秉周禮以照天下者用此道也而春秋許之許僖公之母哀姜而後弒君之辟專之于慶父刑得所歸而持法者無嫌于分過雖有凶人能無懼哉喙不得以反鳴辭不得以蔓引也故以大法威天下者惟其審審于法者惟其專深文旁及而概繩焉亂臣賊子反竊法以成其逆趙盾姊弟蒙虐殺庶子之刑斷首就戮而王氏乃以攬漢于掌成其篡而無忌不審以行法亂賊之資也可弗慎與

哀姜之薨春秋悼之齊人以歸春秋甚之致其喪正其葬春秋弗奪之氏而不姓絕齊而怨之然則姜不見殺魯人可迎歸而養之乎曰奚爲不可也夫姜固不得爲無罪矣易曰閑有家悔亡閑而亡悔非聽家之自閑也慶父懷竊國之姦以蠱夫人僖公季友力不能閑外避以自免豈早嫠無訓之女子于巨慝之手而以法從其後則宗子家相無亡邑之責而豈以治塗人之治治君母也故曰正其本萬事理又曰擇禍莫如輕本莫之正禍至而擇其輕猶君子救過之道也故哀姜者生可以養沒可以合食生不可以養則沒不可以合食莊公之廟豈終無與配食哉于是

而且致成夙爲夫人則又春秋之所重譏而必奪者矣論者抵牻于呂氏而又登薄后以配高帝瀆嫡妾之防而辱先君以與姦食不孝莫大焉一往之論益折衷于春秋

禮曰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則名齊滅紀晉滅虞虢皆同姓不目言其滅而施以生名之刑春秋之所重創也倪諸之于虞虢猶不甘寐操必噬之毒以自封殖而與周分天下充其志非忌不可居之名則翦宗周如摘疣也而倘何有于本支宮之奇曰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大姦元惡食人不擇以滅同姓爲罪名而科其罰是猶責蛇之不能釋蛙也諸兒不得紀不足以表東海倪諸不得虞虢不足以

長西河故王室與婚而紀卒不免齊桓方有事于周室而
晉若罔知覺志以吞領下之肉如攫金者之見金而不見
市故春秋不復責焉不復責而責之取其狎而已矣不復
責而粥之責敎內治焉耳內治之無過則哀之特書曰紀
侯大去其國哀之也內治之有過而足以亡則咎之特書
曰虞師晉師滅下陽移晉之罪以咎虞也旣咎之而抑哀
之再書曰晉人執虞公諱其亡而若禍在一人猶哀之也
故充諸兒佹諸之志則周不能存而春秋亦無資以作矣
周之所以存亡春秋之所以興廢莫危于紀虞之亡斯二
誠者天下之大故也而假與不仁之人治滅同姓之罪乎

衛燬以喪亡之餘志不及于天下一旦之忿忘其親而貪其土猶夫人也則亦可以親親之道責夫人也

文王之興免商諸侯于燬中再已亟矣乃其所及者南盡江漢之表而北不逾于虞芮豈東諸侯之猶觀望于從違而文王對置之莫收也哉惻夫以收之者捐之而以撫之者賊之也汝墳之詩曰父母孔邇惟邇也而後可以爲之父母江漢之表紂威之所不及也虞芮之北迤東紂力之所可加也爭孤豚于猛虎之吻幸而奪之而豚已斃矣墳之弗及無已而捐之則將重其禍而絕其歸故仁者不以愛成其不愛知者不以一得成其終失知盡而已江墳之

事管仲得之而桓公失之亦既晈然矣春秋紀江黃之會于前詳江黃之滅于後所以伸管仲之知而顯桓公之妄也夫以積彊之楚一旦率師天下以與之爭于此焉豈有他哉所仗者義所視者力而已義不可以勢益力不可以旁貸得不可以期諸非望望不可以託于弱小力有餘則無所藉矣力未有餘姑徐之而未晚也取給于不可恃以徼旦夕之功爾有幸哉且力者非固彊弱也精用之則彊專用之則精暇用之則有餘遽用之則不足故孰謂謝安爲不知兵者遣桓沖之援以孤寄之淝上之師專斯精示以暇則無遽也卽無已而有所貸以爲聲援如晉之貸吳

焉可矣乃晉且未得志于楚而早棄于吳厚吳之亡而趙袂腕恨于莫恤況江黃乎貪江黃而中國之師恃江黃以自解故陘亭之眾鴈行而不進貪江黃則意注于江黃而所以勸用中國者形其兆漸故陳鄭交誘而不受其歸師貪江黃則楚知中國之力莫能自壯而徇彼所內視之江黃以爲雄故居完得以其方城漢水傲齊之不能攻而齊終無以大得志于楚故用江黃者失之幾也遺楚之極解諸侯之心弛入國之力以成乎江黃之亡而天下之勢遂莫之能挽矣樂毅貪趙以破齊故燕無必得之威而折于即墨諸葛貪吳以伐魏故東師不振而褒斜之屢出徒勞

待非所待以失己知者弗爲也土門之兵不出而袁顏之脰舌濺血于常山朱仙之旅遽班而晉益之父老駢死于河汴動之已早而失人仁者弗忍也孤忠之士憤起遐方不擕而重用之懸之以必救之勢動之以相倚之情本無膠漆之心覘其亡而固不能爲之犇命死者逝者狼狽以資敵人之笑于是而天下以義兵爲戒帖然從彼以反戈所固然矣傳者曰與是謀也何與哉

召陵之役齊之得志于楚末也楚亦元德之裔而周之封也甯殄滅之而後可以得志與雖然以齊爲得志于楚固末也王號未削茲鹿之師旋起包茅之貢不以時修故穀

梁子曰以桓公之得志于楚爲已僅矣桓未得志于楚而春秋以已成之績紀之然則春秋之所求于楚者如是而止乎揚雄曰齊桓之時緼而春秋美召陵春秋達時以知權謂齊之求于楚者如是而可矣所謂時者非謂嘗時諸侯之不能而桓僅能之爲愈也時之不能桓獨能之君子之道不責其所不能而責其所能桓公能之而僅能乎此充君子之所責故夫言時者非幸桓之猶能乎此而諒桓之僅能乎此也何言之桓之于楚不正其僭號之罪則楚無繇而自削其號不數其犯夏之惡則楚未繇而輯其兵惟桓終不期大得志故小與之以可懲則何也楚之僭號

周之賊也楚之犯夏鄭之禍也桓未能平鄭而大不得于
周則欲責其僭而周固順之責其犯夏而鄭不我徵焉今
雖有孝子疾其父之敵而父且暱之則彼反挾父以相難
而先受不孝之名雖有友兄人捶其弟而代之訟弟且陰
共戎以黨于所捶則未有不屈者矣以忠王爲之君以宰
孔爲之相內有叔帶之搆衅鄭以反擾于楚而申侯之徒
操長短離合以瓦解諸侯之勢乃欲桓之大得志于楚側
其號輯其侵凌之兵是或縛其脊而望以扼人之吭形礙
而理不得伸豈待問哉僭王伐鄭之罪桓不可聲陘亭之
下桓不可戰有詞不吐欲戰不能猶且取召陵之盟以全

中國之威故春秋以桓之得志于楚者爲可矣夫桓于此其勇于義與則尊王大義也存鄭至仁也挾至仁大義以臨人假周之威挾鄭之怨周與鄭亦豈能顯比于楚以相難哉雖然所惡于伯者惟其假也假仁義以恣行而無所忌憚也有能不假而量時忌君以養晦顧內以圖全者則豈不猶賢乎于曰齊桓公正而不譎以是爲賢于晉文也桓溫不忌其君西滅蜀而北伐燕如孫綽者猶將操清議以持其後況君子哉故說春秋者責桓之不請命以伐楚則過矣請則不得伐罪之不告而娶義迪此也不請爲是矣而又假挾之以爲名是與曹操之伐袁紹者均陳琳閫

將反辱焉胡氏完之獨不可邪故曰齊桓之時繼以傷周而惡鄭也揚雄之于此知言夫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爲德而慮其孤則彷徨之念起長短之術用而正大之情移矣正大之情移其于物也未嘗動而遐欲變也物不動而使之變則情益杳而有不期之咎且即以行于人倫表于大義終未正也則齊桓之戴世子是也王世子之會諸侯非世子之道也世子鄭之會諸侯非惠王之心也失子之道逆父之心世子不可以爲子矣世子出會而王忌其成間鄭比楚以惎齊其于世子猶仇讎也惟位之恤而戚父之仇愛猷識理達臘之所以亡元

也世子不可以嗣周矣夫齊桓立乎父子道喪之世毅然以匡彝倫爲己任豈不恤此而與于逆以貽亡道于周乎曰惠王之悖不可訓也宰孔之姦不可裁也淩合諫惠規孔俾置帶而立鄭固將悍愎而不從夫是所謂虛德之孤而操長短之術以速其成也世子雖定而惠王之志不悛宰孔之邪不過叔帶之慝不戢未旋踵而終成奔鄭之亂不動之變與弗變均挾長短之術以終其德亦何濟邪是以君子居德以靖正大以動天下之情情動斯變不言之福非有爭也故以唐德宗之愎忌舒王之怙寵而李泌倚然一身居間以銷大亂况齊以諸侯之長功在王室挾大

扶小連軫覩周亢大義以感惠王于虞夏之上宰孔偪叔帶戢而何憂其不濟乎成乎鄭之不子則王亦可以不父成乎諸侯之不臣則王亦可以不君乃俾楚得乘之鄭得貳之叔帶終有狄以睥睨宰孔且懷怨而相難惜哉桓公之爲此也慮德之孤德乃孤矣故春秋殊言王世子以尊其名示不可同會而世子之輕諸侯之踰亦可見矣然則何爲而逃鄭伯也惠王之悖宰孔之姦鄭伯之終心乎楚而樂乘其隙是亢德之黃稗也嗚呼化黃稗而養嘉穀者其惟大人乎正己而物正誠以動動而後變也

理有必順勢有必均偏有必傾咎有必悔襄王不子惟大

位之是求倚齊以制其君父桓公歆于名之正事之成而不恤理之逆勢之欲也故上激而惠王宰孔挾楚晉以蠱鄭下濟而襄王終以不孝開內釁以幾傾其國桓公猶未幾而悔此矣甯母之會御子華以懷鄭伯有鑒于周而後管仲之言易從也葵邱載書首不孝之誅冠諸樹子之上殆以是戒襄而扶其傾與雖然其已晚矣徒以取媢于襄王而成宰孔之妒也故悔于己者無庸懲于人懲于己以不重受于華則鄭為之寔懲于人前已裂不孝之防而繼欲挽不孝之流則襄王終無悛心而宰孔反操其短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君子之于過也有復而無悔悔不救敗是

以君子重謀其始也當桓公與戴之始乎以酌理順以循勢合諸侯之忱辭臣兼王之溺志命發王近建鄭而遠帶則王情以平宰過不顯父子君臣取正于斷谷之下雖文王之請釋炮烙者不是過矣惜乎桓之不及此也然而春秋厚誅鄭以伸桓而不正首止之責何也不以文王之道責桓公聖人之刑書也

卓之稱君正里克之爲卓臣也奚齊之稱君之子正里克之爲獻公臣也獻公卒克奔鄭未嘗一日立于二孺子之庭君臣之名胡爲定邪國人子奚齊克固無可不子國人君卓克固無可不君則君臣之名定矣名定則義正義正

則刑中是以在里克之弒而不得以出亡辭克之君卓惟國人之君之也克之子奚齊惟獻公之子之也有天下者受命于天有國者受命于王仕其國者受命其君故獻公之所子克不得而弗子也前乎奚齊之未立克爲獻公之臣矣後乎奚齊卓之已弒克猶爲晉之臣矣臣乎獻公而刃其子臣乎晉而戕其國之君臣則必受命焉受命則名不可釋名不可釋則刑不可追故目言其弒速卽刑而弗容貸也若夫卓則克固欲弗之君矣乃君者衆人臣之可或欲而或弗欲者邪克之于晉也爵位猶詔于國田里未收于野與事卓者比列而爲大夫晉所君克何能弗欲君

之邪如欲弗君則亦弗爲之臣蘧瑗之得爲君子而賢于晏嬰惟其去而已去則非臣入而弑則固臣也不潔其身以求暇于君亂臣賊子誰則無辭而奚但克哉且夫克之安忍以弑二君推其心豈果以爲義之所必弑乎抜亡人而立之已居不貲之功以長有晉政而已方且欲長有晉政而何辭于爲晉臣也觀其辭曰不有廢也君胡以興而克之賊心見矣不道之臣不令之子惡莫大于蹝爲之名而從其欲公子鱄以惡公之志爲名曰隱非吾君也衛輒以王父之命爲名曰蒯聵非吾父也君子亟奪其名則氣不可以作故曰君之子曰其君名正而刑罰中矣故獻公

之溺燮不可以爲克分咎春秋業以殺其世子曰晉侯不待貶奚齊爲非子而絀卓爲非君也惠公之同惡相戕不可以爲克矜爲書曰殺其大夫以明晉侯之既以大夫酬克則不足以討克而非討克之猶可貰也淆亂相仍之國殺之而不嚴各正其名各服其辜而不相蒙當其事者爲之主則獄有所歸而得所懲以是爲權衡而銖兩交得故曰非聖人莫能修春秋

末者本之所生非本之所必有也故曰物有本末非有末而無本亦非有本而即有末互相爲有而各有其有也互相有故末當有末則治其本本治而末從各有其有故當

既有末尤殿其末末之害敗尤甚于本也有種樹者于此勤壅其根數加灌溉而日翦其莖葉以爲無足理也則豈復有本哉春秋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本治也書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弑其君卓末治也治晉侯者一治而無可再施之治矣追奚齊卓子之弑猶追源而罪晉侯以貸里克是則罷胎亂次伯夷可以弗逃蒯聵不孝衞輒可以稱兵矣晉侯之殺嫡不父不君責其無人之心可也而必其有里克之弑以爲不爽之報然則里克者天其假以致罰于獻公乎里克奉天誅而可弗咎矣是孔子可假陽虎以殺季斯亦可假季孫以逐僭八佾竊兩觀之稱君權倒于

下不極乎大亂而不止是故君子之已亂而救刑也當其本之已凋則無救其末以息亂而漸向于治若其惟本是圖本失則莫懲其後顧獎末之亂以勝本亂之所必有夫安得堯爲君舜爲相而後施五品之教于天下也哉堯爲君舜爲相本大治而末從則又無所事春秋之法矣子曰天下有道某不與易此之謂也

鄙召忽于匹婦登苟息于三忠則奚以若是其差邪苟息以君命奉君召忽以己意擇君也息有先君之命命之不正君任之非息任之也故人道莫大于受命父子兄弟受命于天夫婦之合受命于親朋友之交受命于道五品之

親莫不有所受命一受其命而不可改臣之戴嗣君也受命于先君者也猶天命之爲父子親命之爲夫婦道命之爲朋友也有所命而受之則爲性故曰天命之謂性制命之原理所自出莫非天矣非有所命則已無所受無所受而以意置命焉逆天者也故人臣之惡莫大于以己意而置君以己意而置君猶以己意而弑君也以己意而置君亦將以己意而置父乎逆天置命干不祥以徼功不得則悻悻而死之匹婦之道矣故召忽之死擬諸荀息若螢之與日也然則張世傑陸秀夫之立君亦無不可乎曰命無所受以道制命若張陸者則可矣外有所甚偪而內無與

爭也無知受弒小白在莒糾在魯皆可君也申生見殺惠文在外奚齊卓在內皆可君也桓旣入而忽猶挾糾以爭與奚齊卓之固奉獨爾之命于是而別于糾死惠文不返而齊晉不患無君外無壓竟之敵內無必亡之恐爲人臣者守正以奉君固一以命爲準均之無命則長幼序焉張睦行權而召忽廢正不得以例相求矣制序于之命者君也必不可得于君父則制之者道也道原于天君命之不共者道道卽天也知君命之符于天可與通性命之賾矣繇則于義以敘倫則外不失物內不失己里克荀息不知此故交陷于惡人倫之敘莫大于受命臣受命于君朋友

受命于道受命于道不相為命矣受命于君則吾君之可弼君之進伸于命之未受而屈于既受既受則不可貳君命即道矣故荀息戴不正而列于三忠而里克當弒君之辟矣齊卓奪嫡者也公子昭之于無虧雖于立而未有屬者也乃晉獻之命可伸于荀息命之不正咎在命而不在受命者也齊桓之命不可伸于宋襄朋友之義矣則成之惡則違之其生也忠告之其沒也革正之可正而不正則立非所立咎在宋襄而不在齊桓春秋提宋之伐齊閔齊受伐而于救者以悼齊桓之無友誼也里克以朋友之道加之于君斯以坐無上之辟為已酷矣宋襄以君臣之義

施之于友則自處爲已賤也相爲友邦且將繼之以主中國善不彰縱惡不匡救戴其亂命守以不避殫己之力敝人之國窮兵搆怨以從之不已賤乎賤甲兇而君臣之義明惡朱襄而朋友之道正君子之明于人倫所繇異于野人者惟其別而已矣故君子樂學夫春秋近而正遠而不樂也

德不可以襲仁不可以市孟子通論五伯爲假之已甚之詞也假而猶成乎伯以維繫天下則天下之大諸侯卿大夫之衆胥無有是非之心矣孟子固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矣可掩哉伯者之于德仁駁也非盡假也駁與假之異

得失之繇也齊桓之定御說而宋戴以兩世定子申而繇衰之以終身宋襄之勸子昭猶宋魯也孝公位定曾未踰年而早合于楚以君宋伯之不成兵敗身傷猶興亞師以乘其敝是其施之同而報之異豈有他哉德非所得而仁以市也于此觀之假德不感假仁不恩令齊桓而亦若是也則亦安能久假而不露跋于人耶陳蔡楚鄭之會于齊齊志也春秋不目齊人之會楚許齊之外宋也齊侯伐宋闕緡討其不與于齊之盟也春秋不貶齊侯之爵以宋之亟于伐也如宋者齊孝公倍其德而不以爲撓用楚師而不以爲悖伐其敝而不以爲憯何也宋惟市齊以責償而

霸之伯儉人之德也苟從桓公之亂命而一如僕妾細人之仁也假德者儉假仁者細故陳人請盟之辭曰無忘桓公之德宋之爲惠于齊者假而非有陳且知之而況于齊乎故孟子曰五伯假之也以加之宋襄而後無所逃也盟于齊齊楚合也盟于宋晉楚合也齊晉合楚而遂喪伯則合于楚而二國敝矣且非徒其喪伯也楚得齊而蔑宋得晉而窺周則齊晉合楚而天下裂矣故論賊春秋之天下者莫甚于合楚陳爲合楚之詞曰無忘桓公之德宋爲合楚之詞曰弭天下之兵爲之名者得矣嗚呼誰周之主降魏桑維翰之主耶遂秦檜之主講盆亦孰不依附于義

以爲之名哉向戌雖欲以逆天撥繳景延廢復以生事尸
侈張從獲以喪師取尤故成天下之大害勝君人之大節
者莫劇于佞人陳穆鄭文宋向戌之惡不可勝誅矣君子
惡佞人而謹嚴始于齊之盟首陳卑鄭于宋之盟地以宋
爲當務而不可辭也生非義胡與立民非君胡與藏國非
自立胡與存隳義則曰貴愛其生隳國則曰保全其民依
敵以偷安則曰慎保其國備此三者之爲邪說佞人遠矣
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誠畏之也
盟于齊地以齊滅齊之罪也齊居其國楚來受盟受之也
其亦可矣且齊孝之立也斯諸侯初離民心猶貳宋市恩

以責償于代伯而奪其諸侯陳以無忘桓公盟之而楚伴聽命焉宋見受楚之賢于走宋也故滅齊之罪以專其辟于陳鄭盟于宋滅宋之爲首惡也宋無陳鄭之偪而裂中國之伯統胡爲其滅之也晉之志先見于宋故向戌得伸其邪說平公之癥趙武之偷六卿之有窺心息肩于外侮以專于內倣彼向戌者因木之腐而蠹之非其特爲姦也晉席世伯之勢無所詘于天下諸國之至宋者趙武先蹈冒恥皆征就楚而亟合則晉不得以宋爲罪之要矣故滅宋以甚晉非詡向戌之邪說降于陳穆也春秋折衷以議刑者也有所減以有所甚故罰不溢而惡無幸免

春秋書事實以顯善惡有欲避之而弗使避者有欲得之而即與之者執宋公以伐宋陳蔡鄭許曹之所不敢當也而春秋必使與楚均之此欲避之而使弗避也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魯固以得請于楚爲己榮而侈宋公之釋爲己功若曰宋不能自免大五國者不能爲之釋而我能釋也于是春秋如其意而繫之魯此欲得之而即與之者也五國不敢當執盟主之名畏楚而不敢辭其實心若可愍而偷已是非君子之所愍也則以愍被之魯固無釋宋之實誇怵于楚以爲楚用而猶自以爲名偷已甚而尤賤也則與之以名而益賤矣且夫楚室中之來也三尺之童

知其無如宋何也與之盟而執之譎數已甚而威力亦殫矣殺之則負大責于天下歸之抑無以自託于諸侯脫會之可爲居間假乎獻捷以授之風旨得晉之請而聊以謝晉則宋殘益劇楚威益全而中國之權益替夫晉即無能聲義以誅何而稱病不行置宋公于楚以窮其詐則楚且謝宋之不遑而宋猶小競斯術也目夷用之于當時晉人用之于韓之獲于謙用之于土木之狩彼且以加諸君父而無嫌況友邦列辟禍不相延而義無喪己者乎臧辰之知豈不逮此而爲爾者得當以媚楚且賣楚好以動友邦也施施然曰吾會楚于薄以釋宋公而晉之恥蕩然矣僖

之中年見止于齊幾獲于鄭脅從于楚殺人以苟說于晉弱莫甚矣其君臣方栩然自大飾泮水廣門闕侈坰牧張英勝福其禍而功其敗以斷其彊皆斯術焉耳已故僖公之賢不如其無賢臧辰之知不如其無知

狂以動于惡愈而棄大善皆君子之所絕故吳楚僭號杞淪夷情異而罪同春秋兩狄之其科一也狂以動于惡不知惡之分際者也愈而棄大善無其善之津梁者也王者之法有不識赦惷愚則何爲于此而無貸詞不知惡之分際有冥行者矣有妄以爲的而志之者矣妄以爲的而志之則知其分際而惡愈不止故七國自王以裂封建不終

于不知也而吳楚之狂實開之先無其善之津梁有姑廢而待之者矣有利用其敝而以自利者矣利用其敝而以自利則浸有其津梁而亦不爲故趙之胡服騎射秦之燔書滅禮非其力不足也而杞之德早啓其端夫不爲惡者不恃知其惡誠不可爲而已勉爲善者非有待于可爲誠必爲而已誠之者人之道也人道廢則君子憂有甚憂者斯有孔怒施之大罰而非之矜以爲非是而人道莫與立也

于猛敬王之難始未其者脅與知也襄王出居于鄭不祀其入者脅非與也聖人所求乎臣子不以已爲則而因之

以爲最不以己所至極而責人以功故易循而易從不以非其量之及而被人以罪則當罪者無可爲辭是故力有所可爲時有所可爲人有所可望非是三者無責耳矣昭公之未折于楚屈于吳辱于晉制于齊力之懲也君失守國失主時之窮也君有國而不能保臣有君而不能事人之偷也王室之亂與聞其事而無忘姑亦可矣來告則書而弗削不能必有功也僖公據全盛之國臣民聽令臧辰執政亦既知晉荀之當奔問矣怒然置天王于氾水之上

絕也但書天王之出而不存其入明魯之絕

[illegible]以絕魯也魯于周爲大宗受夾輔之命莊公

襄惠王以俾之齊而魯遂役齊僖公襄襄王以俾之晉而魯遂役晉遺大義委大權蔑大法自貽之弱不可植矣故夫不忠不孝而欲免于人役者未之有也其臣虧國而制于宦寺逆子忘親而制于悍妻豈有爽哉

誦正相背而用有殊施用之君父者正用之寇讎也亦正可以免咎亦可以集功春秋之所為與齊桓也正以免咎則雖咎而猶非其咎正以集功而功有不集則功或墮或集因乎時矣齊桓之奉襄王咎矣猶非咎也其收功于楚也幸其非晉文之時也而功亦僅矣用之君父者正用之寇讎者誦斯無大咎而有顯功然而古今之能辨者鮮矣

何也譎正者相背者也一游其神知于譎則肯綮熟而志氣捷復能擇其不可施譎者而矯以正雖彊有力者不給故晉文之譎用之楚者譎用之天子者亦譎功大集而皆卒不免也雖然以道制心則譎無往而可用以心制道則用之君父者正用之寇讎者譎亦何病哉且夫晉文之以譎用于楚而亦何礙正用之于王然而不能者非不給也則亦晉文之迷于制也晉文卽無往不正而于楚固不容不譎不容不譎儻用之楚以救中夏奚必志氣盈捷肯綮習串欲罷而不能邪葢晉文之時非齊桓之時齊桓可以正治楚而晉不能矣桓之與中國相爲信從者三十年而

始有事于楚晉文遭家不造僅以存立立而即有事于楚者四年焉耳勢不成威不伸信不結上無召廖賜命之寵下無存三亡國之功夕與爲敵而旦挾一義是襲義也宋襄之所爲喪師而辱身也故晉文之不可以正兵臨楚者時也乃此以爲說則抑或啓文之欲速成也切不師桓之從容而必遽邪年即遲莫而創業垂統强爲善以俟子孫功之成否惟天所授焉可矣而抑非也今之楚非昔之楚也桓之起也八年而楚始一犯鄭又十二年而楚始再犯鄭兵五加鄭而一未得志自鄭以外無楚壓也桓乃防之于事早慮之于幾先如撲火于未炎而可不失其度也齊

桓卒楚穎彌執盟主暴中國東得齊得北得曹衛南得陳蔡鄭許而儀爭一宋也宋下則無中國矣乃使晉人侯之三十年之後待天下之合而以正兵臨之三川夾九鼎出不復有周而詎有晉哉故晉文之譎楚以收一戰之功可無咎也知其無咎而惟用之寍則知過此以往不可加于友邦循此以上不可施于君父譎之用亦何與正而相背哉何也□□之于□□殲之而不爲不仁奪之而不爲不義給之而不爲不信非我類者不入我倫川流用殊亦何礙于大正之施其不至乘此故心循爲熟路以加之于君父亦明矣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譎可諒也不正不可原

也謂其君臣父子夫婦友邦之閒積咎爲已至矣攜曹衛激得臣取必一勝以免天下于戾又何病焉

王者修德伯者修刑德不厚不足以王刑不審不足以伯惟王者無慝伯者不能無慝者也不能無慝而人亦服刑審故猶有慝于己刑人抑不以其罪則必底于敗宋襄公之于曹滕是已晉文之伐曹衛其刑審矣齊伯之衰宋伯之僨楚之橫中國之潰罪莫有甚于二國者也奚以明其然邪鄭之親楚力屈也齊之盟楚紿于陳也陳蔡鄭許之從于圍宋楚盛兵北向徵四國而脅與偕行欲無從而不能也曹衛之于楚幸而得宋以爲之蔽無所毒矣乃宋爲

北諸侯敵而曹衛方內潰以應楚斷宋北援而扼之以必亡審于刑者觸罪之所首坐非二國之歸而孰歸邪充征曰脅從罔治以勢矜也梓材曰殺人歷人以情坐也曹衛故歷人而不與脅從同科矣楚惟得二國以為藏匿資給之主相與知情而為之經幹乃以東不畏齊西不畏晉取必于亡宋而無孤軍懸綴之憂是故能顓已知不敵而得居不為旋師有恃故也始自宋襄之圍曹也威不伸而但取怨故盂之會曹實構楚以逞其怨壇坫之上挾駔戾以干諸侯而無忌者此曹與楚之成言也衛侯鄭之不揣也薄收于葵盟而遠興怨于齊自顧非敵而倚楚以亢故先

保楚以殘宋宋亡則楚兵夕移于齊此衛與楚之成謀也曹利報宋衛利報齊楚利吞宋而東懼齊西懼晉曹者齊援宋之西道也衛者晉援宋之東道也則使曹制齊衛阻晉乃以懸軍壓宋而無憂曹利亡宋者也開宋之深而護楚之已勤則不毀曹而宋必亡衛挾楚疑立乎宋後拒晉師之東離齊晉之合以困曹而脅宋則不毀衛而曹不可下齊不可收故二國者遺中國以益楚裂天下而滅宗周之魁也是故得臣所必得者宋而其爲二國請也則不惜釋宋以蘄免逮乎楚師敗楚子還得臣死而衛侯且走楚以爲他日之圖是二國以楚爲腹心楚以二國爲羽翼陳

蔡鄭許猶其爲腹下之鼀矣專曹衛而釋從于圍宋之諸侯是以知晉侯之修刑審也楚之不偕曹衛以圍宋者齊用江黃之故智爾兩曹以塞齊兩衛以塞晉晉不能攻轅于南河則宋敝于楚久矣衛之力鶩于陳蔡鄭許者遠矣其心狠其力驁豈若彼四國者爲附羶之蟻而易散哉春秋無中事而再言者再言晉侯難詞也大詞也難之故弗略之大之故不以遂事書之明乎心跡之重輕以立功罪之準夫然後可與議天下之大法

執狠者不可激亟亡者不可驕以宋之幾亡而得臣之狠也執曹伯以畀宋宋受之而不累受曹伯之俘而得臣不

致死于宋繇斯度之曹之足以亡宋而曹毀則宋存審矣故春秋目言晉侯以顯其獨斷之精特起變例而書曰畀賤曹伯如一物之相侚而絕之于人倫之外也傳曰曹伯贏者其失言矣曹贏以力而悍以心滅天下以得志于宋靡不爲也居閒以制晉楚之勝負無所讓也曹伯入宋而楚彊不敢憑其威得臣不敢終其忿于是而晉侯之力始堅故所惡于遠者不審其罪而敢加之酷也曹峙于宋東衞峙于宋北而宋圍急曹伯執衞侯奔而宋圍解繇奪其所恃而楚之君臣先不保而鬪于穴則遠者非其㬥所惡于謀者閒天下而亂之也置曹衞于腹心則以疑天下眣

齊秦狐宋而道楚以狂曹伯執衛侯奔而中國之亂如絲散而紛皆理則謀者非其謀藉其不然乃患未除歸途不夷東無以收齊而西梗河北太行之道將使輕車束馬爭死生之命于宋城之下是荷林父之拘指于邲也舍包藏禍心之曹衛抑問罪于齊從之陳蔡鄭許既無以伐謀而示拙于勍敵亦且深入南國撫齊宋以相援申息之師當其前圍宋之旅當其後曹衛扼河而絕其歸自亡亡宋以亡天下在此役矣說春秋者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亦謂夫義正而害自遠道明而功固不可敗也執一紂楚亡宋之匹夫以伸其罪于宋誼何有于不正而

與道相背馳乎夫豈不利而害無功而敗者之乃得爲道
誼也以此爲教功利之士乃以詘道義之適足以亡是與
于不仁之甚而詐力益昌矣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非爲
其制楚者言也
義不可以勢取而勢逆則義墮力不可以旁求而旁撓則
力屈易曰安其身而後動定其交而後求以成義也故晉
不得齊秦則不可與楚戰晉之得秦固得之矣若其于齊
交之無素結之無固且齊猶是伯國之餘而不相下也東
西懸絕而曹衛哽其中衛尤攜諸侯之成者以遏塞其聲
問晉師開道以馳一介之命于齊而齊必弗信況其爲道

已絕而脅纍不逞邪故啖衛之繫而後齊師可下挾齊以堅秦而後秦人不孤定其交者必爲之致其身君子之所尙也且晉之于齊交之無素結之無固往者炎郤之命中道回轅而齊且西怨矣一旦而收契闊之齊託以生死之命夫何以哉智取力脅則先逢其怒詞卑幣厚則祇召其辱是故收齊之心以定一旦之交非去其甚惡而平其深怨未之動也夫衛者齊所再造之國也桓尸未寒遽倚夫頑嚚亞之荊蠻收莒黨爲無故而兵加齊境揆情則不仁度理則不義齊之仇衛義所得仇明王之所不禁也斂孟之盟晉方厚結齊以有事于楚遽納其蟊賊而强之同

歆此齊魯之不能得諸鄰者而新起之晉其能以加諸積盛之齊乎故責晉以不受衞請非但勢有逆順義有從違勢之所順義之所安也逆情理以受衞而抑齊之所可仇者以從其姑息之愛抑非知義者也謀莫大于䟦齊以堅秦知莫審于卻衞以結齊義莫大于拒逆以撫順權莫大于定中國之交以毀夷狄之黨盆以知再起晉侯之交以冠伐衞大晉侯之伐也

春秋有一國之辭有天下之辭因魯史以立文故有一國之辭其事則齊桓晉文桓文之事天下之事也而作秋以立天子之事故有天下之辭一國之辭殊係于他國以伸

尊親則其辭隱天下之辭立天子之義任齊晉之功則晉與聽洽而其辭無隱隱桓閔之見弒哀姜之受討叔牙慶父之服刑內地之失君行之辱一國之禍禍著敗也可以伸其尊親者也故諱乾時之戰以敗齊桓之伯者也公子買戍衞以尼晉文之伯者也晉受其慨則禍以天下俾當其敗則諱在天下不可伸其尊親以廢天下之事者也故不諱乾時之書師敗績外詞也大齊敗魯之功也公子買之書不卒戍卒詞也卒買之不卒戍以成晉功而甚其刺也魯之戍衞非徒為衞戍也受命于楚扼晉于河山之間以坐取宋而移禍于齊也買卒戍則晉人出山之師非失

據以授楚爲于宋則肭繘西返而事不成矣晉師不出宋圍不解齊且爲虢魯衞且爲虞則失東國而坐斃于楚則買戍不卒戮爲恐陷衞惡散楚交釋宋困成晉功資百餘年之天下以絕民于左衽其脈稱尋敗之樞機亦大矣故曰春秋天子之事非徒魯史也

仁非博愛之謂也微言絕大義隱以博愛言仁而儒亂于墨墨氏之仁婦姑之仁也于是而宋銒惠施之徒衍之而爲止攻善救之說以狐媚愚氓而益其亂說春秋者曰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安得此墨之說辭而亟稱之哉夫救之與攻有異名無異實其所同則伐其所異得失因

乎曲直而不繫乎主客也故論救者之曲直以所救者爲案論所救者之善惡以救之者爲證夫然後義立而仁不妄置所救者之曲直而俱謂之救是救曲之賢于攻曲也譬諸畜牛捍虎虎遯而攜牛以全虎有人之心者所不爲也置救者之善惡而但得救之即槩是許惡人之怙惡爲黨也譬諸父笞其子悍隸奪杖以擊其父而以慶子之得助有人之心者所不許也無人之心不仁之尤者也故以兵救曲罪坐救者見救于惡罪坐所救無妄救斯無妄攻君子之仁所繇異于墨釋也春秋書晉侯伐衛楚人救衛而衛繫楚以病中國之罪定矣衛罪定而晉侯之伐不亦

宜乎爰旌目扼盜食以隕命石做賄恬契丹以篡唐觀其所與爲徒者而眞士惡人之辨懸絶于天壤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爲不仁者之所好視諸仁者之所惡而尤惡也

權衡之設可以審大可以審小可以程重可以程輕物之貴賤人之知愚莫不用也以笇一切以度一物莫不準也今有權衡于此鈞石用之而効銖絫用之而差以程金玉則審以程制弗則迷用于君子則底于平用于小人則任其紊無爲貴此權衡矣王通曰春秋王道之權衡謂此焉耳以程天下而準以程一國而準以程萬世而有通義以

程一時而有適用中國賢主以開其大治□□□以拯其因危大而不疏五成而不相悖無藏無必無固無我仁之溥義之貞也春秋之于楚貶之無餘而進之不遺立天下之權衡也其殺得臣宜申公子側也與中國同辭而無異精一事之權衡也爲天下言則楚君之淫刑楚臣之自斃中國之幸也爲楚言則君臣之道喪刑殺之法淫亦人道之變也□□□□而中國之利俾此不待權衡而審也既爲君臣則不可以無道既有刑殺則不可以無法□□□□無能揜也此非權衡而莫審也且夫□□□□□□□□□□□□恃我之貞勝而不恃彼之召亡則權重

于己而無微幸之心業已爲惡人而又加之暴□□□□而又益之亂則彝倫斁塗炭益甚生人之禍益烈固君子之所重閔也閔之重則姑從其末就一事而程其失救已甚之禍以仁天下而不悖于古今之通義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非精義其孰能與于斯

治治人者賢人之業治亂人者聖人之德惟聖人洗心而退藏于密然後以治亂人而皆得其理藏密者非隱而不示之謂也謂夫緻而不疏也所謂緻而不疏者非繁苛也不以一心之梗概統好惡而專之一也故曰無意無必無固無我洗心之效也衞之君臣兄弟無一而非亂人也亂

之所自生則衛侯當之詰皆非類以遷怨于齊而幾未幾中國以祟楚尼晉伯之成而疾視宗周之裂棄北國危且猶走楚以圖復逞如是者伐之而非黜執之而非虐廢之而國固非其國或代之而代者豈若無罪矣故賢人之涖此則必衆禍本以徹罪于衛侯罪徹于衛侯而叔武元咺之罪以釋武咺之罪釋而許弟以殺兄假臣以訟君方治其亂而益之亂不如其無治也此無他以一心之梗概統好惡而專之一也乃春秋之法則不然伸其法于本不廢其治于末曲者之固曲也不廢夫曲者之自有直也故君弑而嗣君稱子不忍死其君而遽代之交也君存而立者

稱子繫之死君之詞以其有死君之心譏立之盟子叔武所以治叔武之忍也衞侯殺叔武不見于經聽衞侯之治武也君失國介弟冢子攝不泯其社稷而經營以復君義也故獻帝孱而昭烈興晉愍俘而元帝紹宋欽虜而高宗繼則宗社繇之以不泯惠公獲而子圉貳宋襄執而目夷守裕陵狩而景泰嗣則故君因之以復歸蓋代其立者乘于不得已而誓不與所仇者相比以安其位則可以自獻于出君而無嫌叔武之受盟于晉列諸載書也踵胥申而冠蔡甲午之上儼然不復有衞侯矣無衞侯而與晉猷比于晉以錮衞侯叔之心成乎篡而希覬其兄之不返豈猶

夫自喪子圍之心哉以成乎篡非社稷之爲變也希篡其君兄之不返而入理絕矣衛侯朔獲罪于天下抑益宜得此于叔武乎立天下之大綱則紐衛侯以表華夷之防救一國之民彝則伸衛侯以正擅竊之法洗一成之好惡因變而各法之則已亂而不益亂本末相扶屈伸相濟大無奪小義不妨恩施之天下而準施之一國而準曲成萬物不遺嗚呼此春秋之所以藏于密也

君子之治惡也窮其惡其抑詐也弗窮其詐故君子之道大矣道之大者治之漸乎治抑之漸乎止不一以得情爲喜也亂臣賊子惡無所懼春秋目言其惡以窮之大勇之

無携也晉文公懷譎詐以奉周春秋略其詐而不窮大知之不形也乳虎狂兕之奔非大聲疾呼以警衆則莫之或治蜂蠆之懷毒過乎前而如弗有則一與蜓蚰均也無能螫矣故春秋紀踐土之盟如諸侯之自盟溫之會如諸侯之自會無殊乎春秋之屢相約也公覲于王所如王之偶至其所不言其自來王狩于河陽如王之自狩不言其所事無殊乎盛世王者之自爲巡省也于是乎晉文之譎猶蠖動之瞥于幽壤而人固可弗之察矣夫晉之召王謀之祕出之力甚矣乃王之替非以是替也晉即不召王而襄固爲寄位之王也晉伯之成非以召王而成也大者終不

能以跂步小者諸侯固已蟻附卿兆召王而晉已伯矣故晉文之譎人于君子之心目猶蝶蚓然無能爲發也故君子之道大矣而小人之術陋矣曹操之破袁紹非取給于漢獻之虛名宇文泰之挾高歡非憑藉于拓拔之餘燼無文王服事之誠而陽尊之陰狡之多具術以搖蕩天下者皆徒爾也徒譎者君子如無聞焉如無見焉嘗屑屑然與競婦姑之知而矜鉤距之得情哉

惡之尤者則目言之王之殺佞夫鄭之克段晉之殺申生宋之殺痤是也衛侯殺武側而不書故知許衛侯之殺也許衛侯之殺武不許鄭伯之克段段未篡也未成乎篡可

以全恩已成乎篡可以伸義故兄弟父子之間莫大于先造逆節而罪坐爲主矣段之偪武之篡皆有挾焉而所挾者別段挾母以偪兄母之志可伸者也而寤生爲忍武挾晉以篡君晉之志不可厭者也而叔武爲賊允矣叔武懲衛侯之失據國以守下晉以請復其君正也懼宗社之亡立乎其位亢晉而讎之猶之可也挾好于晉受晉命以立幸兄之不返而竊國焉人理滅矣且衛侯之失國亦謀國之不臧而非若太康之從欲厲王之播虐也外得罪于伯國而內無大咎于先君其君若臣共謀一國而託之不固謀之既敗專委罪于一人爲臣子者方資主外市挾仇敵

以掩其弒武之逆者于段而歸咎于蔡雖有仁人不能移之所矣雖舜之處此也則如之何曰緩追逸賊親親之道正于此為宏矣不取殺弟之惡加之不能如舜之衛侯無求備也義重下討賊故于討之者無求備焉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懼以此夫

武稱子而沒其殺武當罪也瑕稱公子而目其殺瑕不當罪也稱公子者瑕之未嘗君衛矣繫乎元咺而言及者咺貴而瑕賤制在咺而不在瑕咺累及乎瑕也瑕不當罪則衛侯惡矣以死君之詞稱乎生君之代知武之成乎篡也然則握髮之喜讓國之名元咺訟君之飾辭而傳者徇之

也瑕附咺後而不改其公予知瑕之未立乎其位也然則元咺立瑕之說衛侯殺瑕之誣辭而傳者衍之也衛之君臣其亂滋深免于惡者其惟瑕乎故無能已亂姑勿自亂也無能遠害姑勿徼利也太上知亂耆治日之權寵以自抑其次不與于亂守治日之名位以自安最下利亂乘君父之不幸以自幸上假光復之名下希擁戴之功貫復諸葛亮劉琨崔圖之不能免乎此而三代以下君臣父子之倫以蝕況弑之挾仇讎以攘君父者乎執義回天臣主相挽維以圖存上不啓君父之怨下不授亂臣以名者非有他也遠其利而已矣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欲有低回于利

其心而咎不能辭矣故令諸孫不徇王交之鄉說于燕不受寵保之虛榮安之以撫有亂之心不浮于所得者以白崇則死不足以為憂加之惡名而不足以為辱大過之上曰滅頂之凶不可咎也公子瑕之死見哀于春秋衛侯雖欲被之惡名不可得已惜哉于謙之不講于此也

細人以好惡從欲誠人以好惡從氣獨行之士以好惡從志君子以好惡從道從道者不因惡此而好彼不因惡而獎惡人以同惡故衛侯之剛楚非見逐而以奔譬絕之于衛也絕衛侯于衛武疑于可君矣而稱子以甚之則尤不許武之立也衛侯之復歸而名重絕其狹楚也挾楚則重

絕之援晉者疑無罪矣元咺歸亦以自晉書而絕之尤不許咺之挾晉以亢君也咺挾晉以亢君受不臣之誅矣則晉固可許衛侯之殺咺矣而咺之殺稱大夫不與欒盈同科固不許衛侯之殺咺也夫然故足以立好惡之權衡而彝倫皆敘不許國君以卽夷不許其臣子以干君不許其弟之忍于其兄不許其君之不自反而淫刑以逞亂人可怒而有弗怒自我治之而不聽其相爲治惟其道焉耳道斯平平斯至至斯不滯不滯斯不測不測之謂神故天下莫神于道衡理而不矜忘也

動以正者失而弗失非無失也失而有不失者固無喪也

勁以不正者得而失之其得也捷而其失也烈矣齊之用江黃無成于楚失也用而不用則失之于楚而無救于江黃江黃不與齊爲功亦無能挾大晉以制齊也晉之用秦一戰勝楚得也用之楚也得而用之鄭也失其得也從得之其失也永畏之矣故晉遂自是而終有秦難夫以介在戎狄之國俗悍兵强者好陵諸夏誇戰勁者之機與方觀彼之德怨而可撫以周旋屢邀而無忌者乎以必不可保之秦貰晉獨不之察乃遂復以凶十年不反則惟貪于權利之心莫之悔也晉文雖譎灼見而或熒之矣是何也動不以正則非適乎失以斷得而不可爲功也春秋書晉人

秦人闚鄭而晉數用强秦履險不戒之失著矣履之象曰履虎尾不咥人剛得中則不咥矣六三之象曰武人爲于大君悅以近剛進而不反援虎以咥而幸虎之馴眇之視跛之履則窮而行蹶矣且夫鄭之不訓無能爲晉大患而右介王都爲秦東道之吭晉有求于鄭旣挾王命合友邦而謀之帥自以其師抑諸其城下夫亦何憚于志之不得乃持之已固必欲大逞于一旦啓秦東窺之逕以從其欲則鄭失險周失防山東失勢而晉之所控扶以成其伯者皆授諸秦人之手不三年而秦且謀并鄭以東矣向無先軫之致死以救其潰則包三川腹周室以東制淮徐者不

將甘茂宜陽之役也是故工于利者利必去之重用人者人必圖之毀其防者防終不可立也虞之以亡于晉而晉復用之毋其謫不足以及此哉故善制勝者不以謀謀不恤險危道也

受伐而盟有乞盟之恥伐人而盟之乞盟者恥而盟者兢矣衛人侵狄狄因以盟狄于是乎終春秋之世而衛無狄患盟不地于狄也于秋而衛恥免矣我以知春秋之許衛也乘人之亂師臨其境脅以與講讓謀也讓謀而許之狄之于我非類也而又破其毒以幾亡若此者而非讓之是宋襄公之于楚矣故□□□□□脅之不爲不忠乘之不爲

不義迫以淩之不爲不仁□□□□□也伏羲氏作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離明也明于其義是故□□□□□□□□□□□□□□豈與夫釋氏之冥行有所忍辱無辱不忍有所護生無生不護者哉衛見圍于狄遷以避之方易歲而天奪狄衷以有内亂可以有脅而弗之脅姑且待而衛又制于狄矣他日且求城下之盟而不得乘而盟之惟其速而已矣然則胡不卒殄狄而猶許之盟衛未可以得志于狄也新造之都人無鬪志内困晉難力無外圖問其難以息難衛之所得于狄者止此矣可得于狄者止此猶侵而旋盟之靖百年之亂于一舉其視

寇雖有淵之獻猶功大矣而皆何濟蔽乎涼之泉盟穀梁子曰滎之爲狄自殺之戰始也若子之道不以一眚絕一人不以一人累一國□□□非其一行之□其所繇來者脊□也非其君之獨□臣與民之脊□也秦之謀鄭貪而詐爲有狄心雖然春秋諸侯之不嗜利啓疆懷誘忘親者鮮矣衛燬以施于同姓而僅名秦任好以施于交相詐之鄭未成而遽斥以狄從其一眚累及終身治在一人累乎通國春秋無此法也且夫狄吳楚者不僅狄以其惡也荆之聘吳之會善猶狄焉則因其狄而狄之非一眚之累審矣故春秋之法爲宗周存大統焉爲帝王存封建

焉爲友邦存疆守焉爲生民存人道焉危乎其欲固之也慭乎其惟恐傷之也秦之利晉喪而蔑其伯圖并鄭以啓東國並徙其貪詐之有狄心哉是伯之所係成墮周之所係存亡封建之所係興廢世會之所係升降也藉其得志則嬴政之禍早見于任好矣內中國則破中國者口也存宗周則傾宗周者口也紀伯事以綴帝王之封建則與伯爲敵以毀伯者口也以此狄此狄吳楚則以此狄秦其義一矣故曰秦之爲狄自殽之戰始先此而未嘗有圖東夏之心也乃若此者其君臣之邪謀而溯以絫乎迺陶邪秦之俗戎其來舊矣安其居仍其俗弗延及于中夏披之初服而

不革聊以綏之也漸欲并中夏而主之則固不受化而且
以其俗延及于中夏君子憂之深矣夫任好之伯西戎之
伯也其俗戎所伯者戎則其挾以漸入乎中國役夏之民
亂夏之族破夏之疆理以施戎政蔑夏之矩度以從戎習
斂夏之金粟以食戎人嶄五帝三王眾建之邦夷元德顯
功之裔爲編甿而寵戎人以居其上皆自此起矣故吳王
則中國化于島夷楚王則中國化于南蠻秦擅天下則中
國化于西戎以其主戎者主天下而天下戎故穀梁子曰
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爲狄自殽之戰始也秦
狄而晉之罪不可貫矣率之伐楚義也率之伐鄭以啓東

國之禍不得已而始敗之狐偃猶曰未報其施焉嗚呼此桑維翰所以貽千年之禍而議者且伸偃以紲軫也邪說殄行而人紀裂矣悲夫

春秋家說卷一下終